

鬼龍聞當為佛，皆向拜賀，還居咨歎，各加精進。爾時勸發群生，不可計數。佛告鷲鷲子：時老比丘者，銳光佛是也。獨母者，吾身是。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六

六度集經卷第七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禪度無極章第五 此有九章

(七) 禪度無極者，云何？端其心，壹其意，合會眾善，內著心中，意諸穢惡，以善消之。凡有四禪：一禪之行，去所貪愛，五妖邪事，眼覩華色，心為淫狂，去耳聲鼻香口味身好，道行之志，必當遠彼，又有五蓋，貪財蓋，恚怒蓋，睡眠蓋，淫樂蓋，悔疑蓋，有道無道，有佛無佛，有經無經，心意識念清淨無垢，心明覩真，得無不知，天龍鬼妖所不能惑，猶人有十怨，脫身離之，獨處山間，眾所不知，無所復畏，人遠情慾，內淨心寂，斯謂一禪。心獲一禪，進向二禪。第二之禪，如人避怨，雖處深山，懼怨尋之，逾自深藏，行家雖遠，十情慾怨，猶恐慾賊來壞道志，得第二禪。情慾稍遠，不能污己，第一之禪，善惡諍已，以善消惡，惡退善進，第二之禪，善心寂止，不復以善住消彼惡也。喜善二意，悉自消滅，十惡煙絕，外無因緣，來入心者，譬如高山，其頂有泉，無流入者，亦非龍雨，水自內出，水淨泉滿，善內心出，惡不復由耳目鼻口入，御心如，是便向三禪。第三之禪，守意牢固，善

惡不入，心安如須彌，諸善不出，外事善惡寂滅，不入，心猶蓮華，根莖在水，華合未發，為水所覆。三禪之行，其淨猶華，去離眾惡，身意俱安，御心如，是便向四禪。善惡皆棄，心不念善，亦不存惡，心中明淨，猶琉璃珠，又如士女，淨自沐浴，名香塗身，內外衣新，鮮明上服，表裏香淨，菩薩心端，獲彼四禪。群邪眾垢，無能蔽其心，猶若淨繒，在作何色，又如陶家埏埴，為器，泥無沙礫，在作何器，又猶鍛師熟煉，名金，百奇千巧，從心所欲，菩薩心淨，得彼四禪。在意所由，輕舉騰飛，履水而行，分身散體，變化萬端，出入無間，存亡自由，摸日月動天地，洞視徹聽，靡不聞見，心淨觀明，得一切智，未有天地，眾生所更，十方現在，眾心所念，未萌之事，眾生魂靈，為天為人，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福盡受罪，殃訖受福，無遠不知，夫得四禪，欲得溝港，頻來不還，應儀各佛，如來至真平等，正覺無上之明，求之即得，猶若萬物，皆因地生，自五通智，至于世尊，皆四禪成，猶眾生所作，非地不立，眾祐又曰：群生處世，正使天帝仙聖，巧黠之智，不覩斯經，不獲四棄之定者，猶為愚蒙也。既有智慧，而復一心，即近度世，此為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人心喜，又如奴使，免為良民，因病獲瘳，九族日興，牢獄重罪，逢赦得出，又如重寶渡海，歷險還家，見親其喜無量，心懷五蓋，猶斯五苦，比丘見諦，去離五蓋，猶彼凡人，免上五患，蓋退明進，眾惡悉滅，道志強盛，即獲一禪。自一禪之二禪，凡有三行：一曰勤，二曰數念，三曰思惟，自斯三事，得成四禪。以一禪至二禪，以二禪至三禪，以三禪至四禪，四禪勝三禪，三禪勝二禪，二禪勝一禪。第一之禪，十惡退，五善進，何謂十惡？眼樂色，耳音鼻香，口味身好，并上五蓋，謂之十惡。何謂五善？一計，二念，三愛，四樂，五曰一心。斯五善處內，第二之禪，不計不念，制心內觀，善行在內，不復由耳目鼻口出入，善惡二行，不復相干，心處在內，唯有歡喜也。三禪之行，除去歡喜，心尚清淨，怕然寂寞，眾祐各佛，應儀曰：諸能滅欲，淨其心者，身終始安。第四之禪，喜心去，得寂定，一禪耳為聲亂，二禪心為念亂，三禪心歡喜亂，四禪心為喘息亂，一禪耳聲止，進至二禪，二禪念滅，進至三禪，三禪歡喜滅，進至四禪，四禪喘息滅，得空定，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脊脇臂頭齒髑髏各自分離道人念曰夫生有死人物猶幻會即有離神逝體散吾豈得止獨不如彼乎觀之愴然一心得禪或見久死體骨消滅泥土同塵深自惟曰吾體方爾一心得禪或以聞太山湯火之毒酷裂之痛餓鬼飢饉積年之勞畜生屠剝割截之苦存之愕然一心得禪或見窮凍餓死或見履非之人為王法所戮道人念曰斯人遭患由無道志吾不精進必復如彼也一其心得禪深惟內觀下即為屎尿所迫上即為寒熱所憊覺身可惡一心得禪或見惡歲五穀不豐民窮為亂更相格戰死屍縱橫觀之愴然吾不為道必復如之一其心得禪觀盛有衰榮財難保少壯有老病壽猶電光憶之愕然一其心得禪念佛巍巍相好難雙矣皆由清淨致為眾祐存之欣然一其心得禪念經深義沙門高行一其心得禪惟身行善前後積德一其心得禪惟愚所求違佛明法勞而益罪諸天處世守戒奉齋自致升天榮壽無量一其心得禪受佛深經反覆思之為眾訓導中心歡喜一其心得禪存憶眾生有成輒壞壞皆苦痛惟之愴然一其心得禪眾生之性莫能自保來始之變道人自懼命盡卒至或墮惡道視世榮樂真偽如夢志重醒悟一其心得禪諸食入口與涕唾澆灌外好內臭化成屎尿憶之可惡一其心得禪兒在母腹初如凝粥以漸長大三十八七日身體皆成臨生之難多危少安既生之後諸病並進或一或十或五十至百年皆當老死無免斯患惟己亦

然一其心得禪有存即滅尋之無處三界皆空志無貪慕悲念眾生不覩佛經邪欲所蔽無知非常誓願拯濟一其心得禪志成行高懷四等心愍育眾生猶若慈母哀護幼兒兒隨輩熙戲母以慈心行索覩兒為泥塵所污飢渴啼呼覩兒若茲悲淚抱歸洗浴衣食身康心悅慈母歡喜愛攝徘徊不捨如前道人慈悲愛護眾生踰彼慈母教天下人蜎飛蚊行蠕動之類奉佛觀經親沙門眾採執佛戒懷而行之遠離三惡心念善口言善身行善抑上三惡永興三善長不令更太山地獄餓鬼畜生窮苦險處安以無極之福堂尋復追悔懼其處福為之憍蕩恣縱惡心還處三塗亦榮祿之禍非常苦空之變以誠之也勸取無為如彼慈母攝護之意也思十六事一其心得禪何謂十六喘息長短即自知喘息動身即自知喘息微著即自知喘息快不快即自知喘息止走即自知喘息歡感即自知自惟萬物無常喘息自知萬物過去不可追得喘息自知內無所思棄捐所惟喘息自知放棄軀命不棄軀命喘息自知道人深思有是即得是無是不得是夫生必有老死之患魂靈不滅即更受身不生即無老不老即無死念是一其心得禪道人以眼觀世生死但以十二因緣念此一其心得禪道人以五事自觀形體一曰自觀面類數變二曰苦樂數移三曰志意數轉四曰形體數異五曰善惡數改是謂五事數有變異猶如流水前後相及念此一其心得禪道人念禪當云何目見死

人自頭至足諦思熟視存想著心行坐臥起飯飲萬役常念著心以固其志得禪自在所念譬如人炊數斛米飯欲知熟未直取一米捻變視之一米熟者明餘者皆熟道志若茲心之迴走猶水之流道人直念一事心停意淨應儀真道滅度可得第一之禪欲得應儀可得不得曰中有得者有不得者何行能得何行不得於一禪中有念有愛道則不成天地無常虛空難保盡內穢垢無貪愛念志淨如斯應真可得二三至四執心當如一禪志存一禪未得應儀命終可趣即上七天受壽一劫在二禪終上十一天受壽二劫處三禪終上十五天受壽八劫處四禪終上十九天壽十六劫道人自觀內體惡露都為不淨髮膚髑髏皮肌眼瞬涕唾筋脉肉髓肝肺腸胃心膽脾胃尿管膿血眾穢共合乃成為人猶若以囊盛五穀也有目瀉囊分別視之種種各異明人如此內觀其身四大種數各自有名都為無人以無欲觀乃觀本空一其心得禪道人深觀別身四大地水火風髮毛骨齒皮肉五藏斯即地也目淚涕唾膿血汗肪髓腦小便斯即水也內身溫熱主消食者斯即火也喘息呼吸斯即風也譬如屠兒殺畜剝解別作四分具知委曲道人內觀分別四大此地彼水火風俱然都為無人念之志寂一其心得禪道人自覺喘息長短遲疾巨細皆別知之猶人削物自知深淺念息如此一其心得禪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①相好(元)相(明)相(正)

道太子出城第二天帝化為老人當其車前頭白背僂倚杖羸步太子曰斯人何乎御使對曰老人矣何謂為老曰四大根熟餘命無幾太子曰吾後亦當老乎對曰自古有老無聖免茲太子曰吾謂尊榮與凡有異而俱不免榮何益己還宮存之一心得禪王問僕曰太子出遊觀國喜乎對曰道觀老矣存世非常心不為欣王懼去國重益樂人惑之以榮華亂之以眾音欲壞其道意令守尊位也後復出遊王重勅曰無令羸老在道側也前釋復化為病人體疲氣微肉盡骨立惡露塗身倚在門側曰斯復何人對曰病人也曰何謂為病飲食不節臥起無常故獲斯病或愈或死曰吾亦飲食不節臥起無常當更病乎對曰有身即病無免斯患太子曰吾不免患後必如之還宮存之一心入禪後出帝釋復化為死人昇擔建旆哀慟塞路曰斯復何人對曰死人何謂為死命終神遷形骸分散長與親離痛夫難處太子曰吾亦然乎對曰上聖之純德無免斯患迴車還宮一心入禪後復出遊之王田廬坐樹下觀耕犁者反土蟲出或傷或死鳥追食之心中愴然長歎曰咄眾生擾擾痛焉難處念之悵如一心入禪時日盛出照太子身樹為低枝不令日炙王尋所之遙覩無上聖德之靈悲喜交集不識投身稽首為禮太子亦俱稽首于地父子辭畢王還于宮太子一心入禪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七八)太子初生王令師相師曰處國必為飛行皇帝捐國作沙門者當為天人師也王興

三時殿春夏冬各自異殿殿有五百妓人肥不瘦長短無訶顏華鮮明皆齊桃李各兼數伎姿態傾賢以樂太子殿前列種甘果華香苾芬清淨浴池中有雜華異類之鳥鳴聲相和宮門閉閉聞四十里忠臣衛士徼循不懈警備之鳥鵲鴛鴦驚鳴相屬太子年十七無經不通師更拜受王為納妃妃名裘夷容色之華天女為雙力勢頓却六十巨象至年十九太子都合諸妓凡千五百人共處一殿極其伎樂欲令疲臥可得捨去天令樂人皆臥無知太子靖思視諸伎人猶木梗人百節皆空中如竹節手足垂地涕淚流出口唾汚頰伏鼓亂頭樂人皆著名璫垂懸步搖華光珠璣瓔珞琨環雜巧羅縠文繡上服御衣琴瑟箏笛筋簫樂器縱橫著地警備之鳥及守衛者頓瞑無識太子以無蔽之眼遍觀眾身還觀其妃頭髮髑髏骨齒爪指皮膚肌肉膿血髓腦筋脉心膽脾胃肝肺腸胃眼窳尿尿涕唾內視猶枯骨外視猶肉囊無一可貴不淨臭處覩之存憶令人吐逆猶藍假面文綵衣之熏香其表以屎尿膿血滿著其內愚者信其表明者覩其內遠之萬里猶復閉目也

太子覩之若幻難可久保處世假借必當還主臥者縱橫猶如死屍愈不樂焉一心得禪從禪覺仰視拂星夜已向半諸天側塞叉手作禮華香眾樂舉頭無量太子覩諸天稽首即說經曰淫泆最惡令人狂醉謗正歎邪以暝為明是故諸佛辟支佛阿羅漢不譽為善當疾遠之反覆思惟呼車匿曰疾被韃陟重自惟

曰城門開閉聞四十里云如之何諸天僉曰敬諾世尊吾等御門令其無聲宮人無知馬蹄寂然不聞微聲太子上馬百億帝釋四百億四大天王天龍鬼神翼從導引平治塗路天樂詠譟無上巍巍吾生遇哉得覩靈輝消心塵勞永世不衰痛夫八難遠尊可哀重曰遇哉吾等偶諧馬始出門門即有聲馬哽咽悲鳴淚流交頰諸天禰王一國無知所以然者欲令太子早得佛道太子棄金輪王七寶之位忍眾苦度眾生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七九)太子未得道時取地稟草於樹下叉手正坐棄眾垢念清其心一其志自念曰今日為始肌筋枯腐於此不得佛者吾終不起菩薩即得一禪二三至四禪即於一夜得一術聞知無數劫父母兄弟妻子九族二夜之中得二術聞自知無數劫貧富貴賤長短白黑眾生心中有念無念得無不知三夜之中得三術聞三毒都滅夜向明時佛道成矣深自思曰吾今得佛甚深甚深難知難了微中之微妙中之妙也今佛道成得無不知起至龍水所龍名文隣文隣所處水邊有樹佛坐樹下曰昔者錠光佛授吾尊決當為釋迦文佛真如所聞吾今得佛矣自無數劫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明度積功之願始今得極尊作善福歸不亡我功佛適念之便入禪度無極佛在水邊光明徹照龍所居處龍覩光影鱗甲皆起龍嘗見三佛拘婁秦佛拘那鉢牟尼佛迦葉佛三佛得道皆在此坐明悉照龍所居龍覩光明念曰斯光與前三佛光影

齊同世間得無復有佛乎。龍大歡喜，出水左右顧視，覩佛坐樹下，身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光明奕奕，過月踰日，相好端正，如樹有華，龍前趨佛，頭面著地，遶佛七匝，身去佛四十里，以七頭覆佛上，龍喜作風雨，七日七夕，佛端坐不動，不搖不喘不息，七日不食，得佛心喜，都無有想，龍大歡喜，亦七日不食，無飢渴念，七日畢，風雨止，佛禪覺悟，龍化為梵志，年少鮮服，長跪叉手稽首，問曰：得無寒無熱無飢無渴，功福會聚，眾毒不加，處世為佛，三界特尊，豈不快哉？佛告龍曰：過去諸佛經說，眾生離三惡道，得為人快，處世閑居，守道志快，昔者所聞，今皆獲快，處世懷慈，不害眾生，快天魔重毒，皆歇快，快怕無欲，不慕榮快，於世得道為天人師，志空不願無相之定，眾欲之有身，還神於本無，長存之寂，永與苦絕，斯無上之快矣。龍稽首言：自今以後，自歸佛歸法，佛告龍：方有眾聖，其誓應儀，欲除饑苦，亦當豫自歸之。龍曰：諾。自歸除饑眾，畜生之中，歸佛先化，斯龍為首，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八〇）佛行得小徑，其邊有樹，佛坐其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一心入定，有五百乘車過，佛時盛渴，告阿難曰：爾取水，吾欲飲之。曰：屬有五百乘車過，其水盛濁，不可飲。又重勅曰：吾渴尤甚，爾駛取水來。至再三，阿難曰：有溪名鳩對，清澄且美，可浴可飲。佛與阿難說，斯未竟時，有一人名胞闕，師事逝心，逝心名羅迦藍，胞闕覩佛靈輝，身色紫金，相好甚奇，古聖希有心喜踰溢，拱手直進稽首而曰：屬有五百乘車，由斯行矣。世尊寧聞見乎？曰：不聞不見也。胞闕曰：世尊臥乎？曰：吾坐禪，得一心定。胞闕歎曰：如來無所著，正真覺，玄深之定，乃至斯乎。車向者震國，躬污塵埃，志道無猗，不聞不見，乾坤可動，斯志難傾。吾師在時，亦於道邊樹下得禪，時亦有五百乘車歷其前，有人問曰：寧聞見乎？曰：不聞不覩。其人曰：子時臥出乎？曰：吾一其心得清淨定，故不聞。其人曰：羅漢道志深，乃如之乎？車歷前身，污塵而不覺，其人覩彼志幽玄，師事終年。胞闕曰：佛寂定無猗之志，猶吾往師。自今日始，終命奉佛，五戒為清信士，敢履眾惡。佛告胞闕：五百車聲，孰如雷震之響？對曰：千車之聲，猶不比雨之小雷，豈況激怒之霹靂乎？世尊曰：吾昔處阿譚縣蓬廬之下，坐惟生死之本，暴風雨雹雷電霹靂，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其縣黎民觀者甚眾，吾時出經行，有一人至吾所，吾問之曰：眾將何觀乎？其人如事說之。人曰：佛時何之？答曰：獨在屋下。人曰：佛時臥乎？曰：不。人曰：焉有寤而不聞乎？志道甚深，自今之後，願師事世尊，奉五淨戒，為清信士，終身守真。胞闕聞之，心開結解，其喜無量。願勅從者曰：內藏金織成衣，有千領，擇取妙者來。吾欲上佛，從者承命歸家取來。胞闕自手以衣被佛身上，退稽首曰：自今願世尊屈影靈之吾鄉，諸清信士所并顧下吾家，宗門巨細，各自親身供養。於佛畢，天地之壽，以至恭之心，奉養天龍鬼神，蛭虻行蠕動之類者，不如一日飯一沙門，豈況無上正真佛乎？願垂弘慈，授吾無極

之福。世尊曰：大善。菩薩禪度無極，道志如是。

（八一）眾祐自說為菩薩時，名曰常悲，常悲菩薩常流淚，且行時，世無佛經典，悉盡，不覩沙門賢聖之眾，常思覩佛，聞經妙旨，時世穢濁，背正向邪，華偽趣利，猶蛾之樂火，四等六度，永康之宅，而世廢佛斯法，就彼危禍，以自破碎也。故為愁荒哀慟，且行，往昔有佛名影法，無穢如來王，滅度來久，經法都盡，常悲菩薩夢見其佛，為其說法，云：慎無貢高學士之行，去心恩愛之垢，無著六情之塵勞，無遺眾愛毛髮之大藏，爾心內諸念寂滅，是為無為。菩薩從佛聞斯法，猶餓夫得甘食，其喜無量，心垢除入淨定，即棄家捐妻子，入深山處，閑寂以山水果蔬自供，處山舉手椎心，哀號而云：吾生怨乎，不值佛世，不聞佛經，十方現在至真世尊，洞視徹聽，皆一切知，恍惚髻髻暉靡不之，願現尊靈，令吾覩佛，得聞弘摸大道，極趣，哀聲適訖，天神下曰：明士乃爾，莫復哀號，佛有大法，名明度無極之明，過去諸佛，今現在甫當來，皆由斯成，爾必索之，誦習其文，懷識其義，奉而行之，爾必得四無所畏，十種力，十八不共，身色紫金，頂光無際，十方經道，爾為明主，眾聖之尊，天人之師，應儀各佛所無有也。常悲菩薩仰視報曰：當由誰聞斯尊法乎？以何方便之何國土，厥師族名，天人報曰：爾自斯正東行，無念色，痛想行識，無念苦樂善惡，耳目鼻口身心吾我，及人往世所更來世之事，無念地水火風空青黃白黑都及眾色，貪淫瞋恚愚癡嫉妬，男女九族，左右前後

高下遲疾無念有佛無佛有經道無經道有賢聖無賢聖空爾意絕眾願爾之執心無違吾教今觀明度無極聖典常悲菩薩仰曰敬諾終始哉之天人重曰精進存之言竟忽然不現菩薩受教端心內淨東行索之數日即止深自思曰吾宿薄祐生不值佛世無沙門君臣憤憤無知佛者明度無極除冥尊師去斯幾里未覩之頃心中悲猛舉哀而行精誠之至感於諸佛上方佛來飛在其前身色紫金相好絕聖面若滿月項有日光諸天翼從寶帳華蓋作樂散華叉手垂首佛歎菩薩曰善哉善哉爾之快健觀世希有菩薩見佛且喜且悲稽首而曰願佛哀我斷我繫解吾結開吾盲愈吾病為吾說經佛告之曰三界皆空夫有悉無萬物若幻一生一滅猶若水泡觀世皆然爾其思之吾為爾說經端心諦聽慎無忘也自是東行二萬里有國名捷陀越諸菩薩城也一國之內皆是上士無凡庸人欲為說諸菩薩之德劫數已盡其德有餘至尊上德菩薩名法來於彼諸聖猶星有月懷諸經典其明無限敷演明度無極之經反覆教人諸菩薩有受經者誦者書者定經原者爾往見焉必為爾師勸爾索佛疾馳就之自當為爾說內外明度無極景德常悲菩薩聞佛歎彼菩薩名德心入法喜得現在定眾想都寂悉覩諸佛為己說明度無極之德歎己精進索佛之勳僉曰善哉求佛之志爾為得之吾於往昔始發意時亦皆然也已逝甫來現在諸佛皆如爾索矣爾必得佛濟一切生

也常悲菩薩從定寤左右顧視不復覩諸佛即復心悲流淚且云諸佛靈耀自何所來今逝焉如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王之題耆羅所宣那賴旨王即曰令彼以泥塗其首放日泥首即破為七分那賴無為王臣黎民靡不欣懌兩道士為王廣陳治國當以四等無蓋之慈勸奉五戒載十善而行王及臣民僉然受戒王還國有詔曰人無尊卑帶五戒十善經以為國政自斯之後王潤逮草木忠臣誠且清讓父法母儀室家各尚守道貞信家有孝子眾祐曰兩菩薩觀其國主不知三尊臣民憤憤邪見自蔽猶冥中閉目行愍其徒死不覩佛經故為斯變欲其覩明也佛告諸比丘那賴者吾身是題耆羅者彌勒是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也常悲菩薩從定寤左右顧視不復覩諸佛即復心悲流淚且云諸佛靈耀自何所來今逝焉如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

（八）昔有兩菩薩志清行淨內寂無欲表如天金去穢濁之群處山澤鑿石為室閑居靖志菅衣草席食果飲泉清淨無為志若虛空四禪備悉得五通智一能徹視無遐不覩二能洞聽無微不聞三能騰飛出入無間四能通知十方眾生心中所念五能自知無數劫來宿命所更梵釋仙聖諸天龍鬼靡不稽首處山澤六十餘年悲念眾生展轉愚冥不覩為惡後有重殃約情棄欲敬奉三尊福至響應必獲其榮二梵志者一名題耆羅二名那賴題耆夜興誦經疲極臥出那賴時亦誦經誤蹈題耆羅首題耆即興而曰誰蹈吾首者明日日出一竿破爾之首為七分善乎那賴曰誤蹈爾耳祝誓何重凡器不行之類尚有相觸豈況於人共處終年而不誤失乎爾言常誠明且日出吾首必為七分矣吾當制日不令其出遂爾不出五日之間舉國幽冥炬燭相尋眾官不修君民惶惑會群寮請道士王曰日之不出其咎安在道士之中有五通者曰山中道士兩有微諍故制日令不出耳王曰其諍有緣乎道士具以本末為王說之王曰奈之何答曰王率群寮民無巨細馳詣于彼稽首和解彼必慈和王即有詔如道士令詣于山澤叩頭曰國豐民寧二尊之潤而今不和率土失所其咎在我黎民無過願赦之那賴曰王勤曉彼意彼意解者吾放日矣

六度集經卷第七

六度集經卷第八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明度無極章第六 此有九章

（八）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人共坐第一弟子鷲鷲子前稽首長跪白言車匿宿命有何功德菩薩處家當為飛行皇帝而勸棄國入山學道自致為佛拯濟眾生功勳巍巍乃至滅度唯願世尊為現其原佛歎曰善哉善哉鷲鷲子所問甚善車匿累世功勳無量爾等諦聽吾將說之對曰唯然佛言吾昔為菩薩在尼呵遍國其王聞人或為道昇天或為神祠昇天者王自童孺來常願昇天未知所由國有梵志四萬餘人王現之曰吾欲昇

王勤曉彼意彼意解者吾放日矣

王現之曰吾欲昇

天將以何方。耆艾對曰：善哉問也。王將欲以斯身昇天耶？以魂靈乎？王曰：如斯坐欲昇天也。曰：當興大祀可獲之矣。王喜無量。以金銀二千斤賜之。梵志獲寶歸，快相娛樂。寶盡議曰：令王取童男童女光華踰眾者各百人，象馬雜畜事各百頭，先飯吾等，却殺人畜以其骨肉為陛昇天，以事上聞。王曰：甚善。王即命外臣疾具如之。悉閉著獄，哭者塞路。國人僉曰：夫為王者背佛真化，而興妖蠱喪國之基也。梵志又曰：儻殺斯生，王不獲昇天。吾等戮尸于市朝，其必也。重謀曰：香山之中有天王妓女，名似人形，神聖難獲，令王求之。若其不致眾事都息，吾等可無尤矣。又之王所曰：香山之中有天樂女，當得其血合于人畜以為階陛。爾乃昇天。王重喜曰：不早陳之，今已四月始有云乎？對曰：吾術本末，王令國內黎庶並會，快大賞賜，酒樂備悉。今日孰能獲神女乎？民有知者曰：第七山中有兩道士，一名閻犁，一曰優犛，知斯神女之所處也。王曰：呼來，使者奉命。數日即將道士還。王喜設酒為樂七日。曰：爾等為吾獲神女來，吾其昇天以國惠爾。對曰：必自勉勵，退坐尋求二月有餘。經七重山乃之香山，觀大池水縱廣三十里，池邊平地有大寶城，縱廣起高各八十里，寶樹周城，曜曜光國。池中蓮華華有千葉，其有五色光相照，異類之鳥唱和而鳴。城門七重樓閣，宮殿更相因仍，幢幡燿燿，鍾鈴五音。天帝處中，倡人相娛。七日之後，釋出遊戲於池沐浴，快樂已畢，當還昇天。池邊樹下有聖梵志，內

外無垢，獲五通之明。兩道士進稽首曰：斯音絕世，將為誰樂？答曰：頭摩王女等千餘人，于斯遊。戲方來修虔。爾等早退，受命退隱。議曰：斯梵志道德之靈，吾等當以何方致天女乎？唯當以蠱道結草祝禳，投之于水，令梵志體重天女靈歇耳。即結草投水，以蠱道祝。帝釋旋邁，諸天都然。唯斯天女不獲翻飛，兩道士入水，解其上衣以縛之。女曰：爾等將以吾為答如上說，以竹為箏，行道七日乃之王國，詣宮自懼。王喜見女為之設食，慰勞道士曰：吾獲昇天，斯國惠爾。王之元子名難羅尸，為異國王。厥太子名須羅先，內慈仁和明，照大初見世。眾生未然之事，無窈不覩，無微不達。六度高行不釋于心，自誓求如來無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人師善逝，世間逮於本無。王曰：吾當昇天，呼皇孫辭，孫至稽首受辭，畢退就座。王曰：爾親逮民安乎？對曰：蒙潤普寧。孫曰：吾不求天女為妃者，王必殺其儻，因人以聞。王曰：吾當以其血為陛昇天，孫即絕食，退寢不悅。王懼其喪，即以妃焉。內外欣懌，所患都歇。四月之後，梵志復聞曰：當為埽殺諸畜生，以填埒中，取神女血以塗其上，擇吉日祠天。王曰：善哉，命諸國老群僚黎庶，當興斯祀。皇孫聞之，憮然不悅。難梵志曰：斯祀之術，出何聖典乎？答曰：夫為斯祀，祚應昇天。皇孫難曰：夫殺者害眾生之命，害眾生之命者逆惡之元首，其禍無際，魂靈轉化，更相嫌怨，刀毒相殘，世世無休，死入大山，燒煮脯割，諸毒備畢，出或作畜生死，輒更刀，若後為人有戮尸之咎

者，殘殺之所由也。豈有行虐而昇天者乎？梵志答曰：爾年東始，智將何逮，而難吾等。皇孫曰：吾宿命時生梵志家，連五百世，翫爾道書，清真為首。爾等巧偽，豈合經旨乎？梵志曰：子知吾道，奚不陳之。皇孫具說梵志景則聖趣，至清而爾等穢濁，殘酷貪饕，虛以邪祀，殺人眾畜，飲酒淫亂，欺上窮民，令民背佛違法，遠賢不宗，盡財供鬼，而親飢寒，豈合聖趣沙門之高行乎？梵志等慙，稽首而退。孫即為祖王陳無上正真最正覺至誠之信，言夫欲昇天者，當歸命三尊，覺四非常，都絕慳貪，殖志清淨，損己濟眾，潤逮眾生，斯一也。慈愍生命，恕己濟彼，志恒止足，非有不取，守貞不泆，信而不欺，酒為亂毒，孝道枯朽，遵奉十德，導親以正，斯二矣。忍眾生辱，悲傷狂醉，毒來哀往，濟而不害，喻以三尊，解即助喜，慈育等護，恩齊二儀，斯三矣。銳志精進，仰登高行，斯四矣。棄邪除垢，志寂若空，斯五矣。博學無蓋，求一切智，斯六矣。懷斯弘德，終始無尤，索為三界法王，可得昇天，何難。若違佛慈教，崇彼凶酷，殘眾生命，姪樂邪祀，生即天棄，死入三塗，更相彫戮，受禍無窮，以斯元惡，庶望昇天，譬違王命者，冀獲高位也。王曰：善哉，信矣。開獄大赦，却絕諸妖，即舉國寶命，孫興德，皇孫獲寶都料，窮民布施，七日無乏不足，布施之後，勸民持戒，率土感潤，靡不遵承。天龍鬼神，僉然歎善，為兩名寶眾，綵諸穀，隣國慕德，歸化。猶眾流之歸海也。皇孫將妃辭親而退，還國閉閣，廢事相樂，眾臣以聞曰：不除其妃，國事將朽

①摩 ②見 ③現 ④厥，其也 ⑤他的

矣。父王曰：祖王妻之焉得除乎？召而閉之。妃聞而然飛還本居之第七山，覩優犇等告之曰：吾婿來者為吾送之，留金指環為信。父聞妃去，遣子返國不覩其妃，悵然流淚，護宮神曰：爾無悼焉，吾示爾路。妃在第七山疾尋可及，皇孫聞之，即服珠衣帶劍執弓，衣光耀四十里。明日至七山，覩妃折樹枝投地為識。前見兩道士問曰：吾妃歷茲乎？曰：然。以環付之，翼從俱行，以木為橋度彼小水之八山上，覩四禪梵志，五體投地稽首為禮。曰：覩妃經斯乎？答曰：經茲矣。且坐須臾，吾示爾處。時天王釋化為獼猴，威靈震山，皇孫大懼。梵志曰：爾無懼也，彼來供養，獼猴覩三道士疑住不前。梵志曰：進，獼猴即進，以果供養，梵志受之。四人共享，謂獼猴曰：將斯三人至似人形神所。曰：斯何人，令之昇天乎？梵志曰：國王太子開士之元首者，方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眾生當蒙其澤得還本無。獼猴歎曰：善哉，開士得佛，吾乞為馬，優犇二人，一願為奴，一願為應真。開士曰：大善，即俱昇天。道有緣，一覺五百人，俱過稽首，遣獼猴還取華散諸佛上，願曰：令吾疾獲為正覺，將導眾生滅生死，神還于本無。三人又如前願，俱為諸佛稽首而去。到似人形神城門之外，獼猴稽首而退。三人俱坐，時有青衣出汲水，開士問曰：爾以水為答，曰：給王女浴，開士脫指環投其水中，天女覩環即止不浴，啟其親曰：吾夫相尋今來在茲，親名頭摩喜而疾出，與之相見，開士稽首為婿之禮，兩道士稽首

而退。王請入內，手以女授，侍女千餘，天樂相娛，留彼七年，存親生養言之哽咽，辭退歸國。天王曰：斯國眾諸今以付子，而去何為？開士又辭如前。王曰：且留七日，盡樂相娛，七日之後，有大神王詣天王所，賀曰：亡女既歸，又致聖婿，天王曰：吾女微賤，獲聖雄之婿，思歸養親，煩為送之。鬼王敬諾，即以天寶為殿七層之觀，眾寶天樂世所希覩，鬼王掌奉送著本土，稽首而退。開士親親度辭備悉，祖王喜而禪位焉。天女鬼龍靡不稱善，大赦眾罪，空國布施，四表黎庶下逮眾生，濟其窮乏，從心所欲，眾生踊躍靡不咨嗟，歎佛仁化潤過天地。八方慕澤入國，若幼孩之依慈母，祖王壽終，即生天上，佛告驚鷲子：皇孫者我身是，四禪梵志者驚鷲子是，優犇者今日連是，閻梨者今日車匿是，天帝釋者捷德是，父王者迦葉是，祖王者今白淨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妃者俱夷是，菩薩累載以四等弘慈，六度無極，拯濟眾生難為籌算，佛說經竟，諸菩薩四輩弟子，天龍鬼神及質諒神，靡不歡喜作禮而去。

（八）遮羅國王經

昔者遮羅國王嫡后無嗣，王甚悼焉，命曰：爾歸女宗以求有嗣之術，還吾不尤也。后泣辭退，誓命自捐，投隕山險，遂之林藪，天帝釋感曰：斯王元后，故世吾姊也。今以無嗣捐軀山險，愴然愍之，忽爾降焉，以器盛果授之，曰：姊，爾吞斯果，必有聖嗣，將為世雄。若王有疑，以器示之，斯天王神器明證之上者。后仰天吞果，忽然不覩天帝所之，應則身重，還宮覩王具以誠聞，時滿生男，厥狀甚陋，覩世希有，年在齠齔，聰明博暢，智策無儔，力能躡象走攫，飛鷹舒聲響震，若師子吼，名流遐邇，八方咨嗟，王為納隣國之女，厥名月光，端正妍雅，世好備足，次有七弟，又亦姝好，后懼月光惡，太子狀訛，曰：吾國舊儀，家室無白日相見，禮之重也。妃無失儀矣，對曰：敬諾，不敢替尊教，自斯之後，太子出入未嘗別色，深惟本國與七國為敵，力諍無寧，兆民呼嗟，吾將權而安之，心自惟曰：吾體至陋，妃覩必邁，邁則天下康，兆民休矣，欣而啟后，欲一覩妃，覩厥儀容，后曰：爾狀醜矣，妃容華豔，厥齊天女，覺即捨邁，爾終為鰥矣，太子重辭，后愍之，即順其願，將妃觀馬，太子佯為牧人，妃覩之曰：牧人醜乎？后曰：斯先王牧夫矣，後將觀象，妃又覩焉，疑之曰：吾之所遊，輒覩斯人，將是太子乎？妃曰：願見太子之光容，后即權之，令其兄弟出遊行國，太子官僚翼從侍衛，后妃覩之，厥心微喜，後又入苑，太子登樹以果擲背，妃曰：斯是太子定矣，夜伺其眠，默以火照，覩其姿狀，懼而奔歸，后忿曰：焉使妃還乎？對曰：妃邁天下泰平之基，民終寧其親矣，拜辭尋之，至妃國，佯為陶家，賃作瓦器，器妙絕國，陶主覩妙，齎以獻王，王獲器喜，以賜小女，傳現諸姊，月光知婿之所為，投地壞焉，又入城，賃染眾綵，結其一疋為眾奇巧，雜伎充滿，覩世希見，染家欣異，又以獻王，王重悅之，以示八女，月光識焉，捐而不覩，又為大臣賃養馬，馬肥又調，曰：爾悉有何伎乎？對曰：太官眾味，余其備矣，臣令為

饌以獻大王。王曰：孰為斯食？臣如實對。王命為太官監典諸餽膳，以羹入內，供王八女。欲致權道，佯覆沃身。諸女驚懼，月光不眛。天帝釋喜，歎曰：菩薩憂濟眾生，乃至於茲乎！吾將權而助之焉。挑七敵國使會女都，爾乃兆民元禍息矣。化為月光父王手書，以月光妻之。七國興禮造國親迎，俱會相勞，翔茲何為？各云：娉娶女名月光，訟之紛紛，各出手書。厥怨齊聲，當滅爾嗣。其為不忒，遣使還書。僉然詰曰：以爾一女弄吾七國，怨齊兵盛，爾國喪在乎今矣。父王懼曰：斯禍弘矣，將宿行所招乎？謂月光曰：爾為人妃，若婿明愚，吉凶好醜，厥由宿命，孰能讓之，而不貞一盡孝奉尊，薄婿還國禍至於茲。吾今當七分爾尸，以謝七王耳。月光泣曰：願假吾命，漏刻之期，募求智士，必有能却七國之患者也。王即募曰：孰能讓斯禍者？妻以月光，育以原福。太子曰：疾作高，觀吾其讓之。觀成，太子權病，踏步倒地，須月光荷負。爾乃却敵矣。月光惶灼，懼見屠戮，扶路登觀，僅能立焉。太子高聲謂七國王：厥音遠震，若師子吼，喻以佛教，為天牧民，當以仁道。而今興怒，怒盛即禍著，禍著即身喪，夫喪身失國，其由名色乎？七國師雄靡不尸踰者，斯須而穌，欲旋本土。太子啟王，婚姻之道，莫若諸王矣。何不以七女嫡彼七王，子婿蕃屏，王元康矣。臣民休矣。親獲養矣。王曰：善哉。斯樂大矣。遂命七王以女妻之。八婿禮豐，君民欣欣。于斯王逮臣民，始知太子月光之舊婿，即選良輔，武士翼從，各令還國。九國和寧，兆

民抃舞，僉然讚歎曰：天降吾父，夫聖人權術，非凡所照。德聚功成，爾乃冥然，無復譏謗。還國有年，大王崩殂，太子代位，太赦眾罪，以五戒六度八齋十善教化兆民，災孽都息，國豐眾安。大化流行，皆奉三尊，德盛福歸，眾病消滅，顏影輝耀，踰彼桃華。所以然者，菩薩宿命室家俱耕，令妻取食，望覩妻還，與一辟支佛俱行，隱山岸，久久而不至，疑心生焉。興忿執鋤，欲往捶之。至見其妻，以所食分供養沙門，退又手立沙門，食竟拋鉢虛空，光明暉暉，飛行而退。婿心悔愧，念妻有德，乃致斯尊。吾有重愚，將受其殃，即謂妻曰：爾供養福，吾當共之。餘飯俱食，爾無訛也。至其命終，各生王家，妻有淳慈之惠，生而端正，婿先惠而後慈，故初醜而後好也。佛告諸比丘：夫人作行，先惠而後奪，後世初生豪富，長即貧困，初奪後惠，後世受之先貧賤，而後長富貴。太子者是我身也，妻者俱夷是。父王者白淨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天帝釋者彌勒是，開士世世憂念眾生，拯濟塗炭，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八五）菩薩以明離鬼妻經

昔者菩薩時為凡人，年十有六，志性開達，學博觀弘，無經不貫，練精深思，眾經道術，何經最真，何道最安，思已喟然而歎曰：唯佛經最真，無為最安。重曰：吾當懷其真處，其安矣。親欲為納妻，悵然而曰：妖禍之盛，莫大于色。若妖蟲臻道，德喪矣。吾不遁邁，將為狼吞乎？於是遂之異國，力賃自供，時有田翁老而無嗣，草行獲一女焉。顏華絕國，欣育為嗣，求男為偶，遍

國無可翁賃。菩薩積有五年，觀其操行，自微至著，中心嘉焉。曰：童子，吾居有足，以女妻爾，為吾嗣矣。女有神德，惑菩薩心，納之無幾，即自覺曰：吾覩諸佛明化，以色為火人，為飛蛾，蛾貪火色，身見燒煮。斯翁以色火燒吾躬，財餌釣吾口，家穢喪吾德矣。夜默遁邁，行百餘里，依空亭宿。宿亭人曰：子何人乎？曰：吾寄宿亭人，將入，覩妙床蓐，眾珍光目，有婦人，顏似己妻，惑菩薩心，令與之居，積有五年，明心覺焉。曰：姪為蠹蟲，殘身危命者也。吾故馳隱，衰又逢焉。默而疾邁，又覩宮寶，婦人如前，復惑厥心，與居十年，明心覺焉。曰：吾殃重矣，奔而免，深自誓曰：終不寄宿。又復遁逃，遙覩大屋，避之草行，守門者曰：何人夜行？答曰：趣及前陬，曰：有禁無行，內人呼前所覩如上。婦曰：自無數劫，誓為室家，爾走安之。菩薩念曰：欲根難拔，乃如之乎？即興四非常之念，曰：吾欲以非常苦空非身之定，滅三界諸穢，何但爾垢而不能殄乎？興斯四念，鬼妻即滅，中心冥如，便覩諸佛處，己前立，釋空不願無想之定，受沙門戒，為無勝師。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八六）儒童受決經

昔者菩薩生鉢摩國，時為梵志，名曰儒童，白師學問，仰觀天文，圖讖眾書，聞見即貴，守真崇孝，國儒嘉焉。師曰：爾道備藝足，何不遊志教化，始萌乎？對曰：宿貧乏貨，無以報潤，故不敢退也。母病尤困，無以醫療，乞行傭賃，以供藥直。師曰：大善，稽首而退。周旋近國，覩梵志五百人，會講堂，施高座，華女一人，銀錢五百。

昇坐高座眾儒共難覩博道淵者女錢貢之。菩薩臨觀○覩其智薄難即辭窮謂眾儒曰吾亦梵志之子可豫議乎僉然曰可即昇高座眾儒難淺而答道弘問狹而釋義廣諸儒曰道高明遐者可師焉僉降稽首菩薩辭退諸儒俱曰斯雖高智然異國之士不應納吾國之女也益以錢贈焉菩薩答曰道高者厥德淵吾欲無欲之道厥欲珍矣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影化不朽可謂良嗣者乎女欲填道之原伐德之根可謂無後者乎說畢即退眾儒愕然而有耻焉女曰彼高士者即吾之君子矣褰衣徒步尋厥跡涉諸國力疲足瘡頓息道側到鉢摩國王號制勝行國嚴界覩女疲息問爾何人為道側乎女具陳其所由王喜其志甚悼之焉王命女曰尋吾還宮以爾為女女曰異姓之食可徒食乎願有守職即從大王王曰爾採名華供吾飾也女即敬諾從王歸宮日採名華以供王用儒童還國覩路人擾擾平填墟掃地穢問行人曰黎庶欣欣將有慶乎答曰定光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將來教化故眾為欣欣也儒童心喜寂而入定心淨無垢覩佛將來道逢前女採華挾瓶從請華焉得華五枚王后庶人皆身治道菩薩請地少分躬自治之民曰有餘小溪而水湍疾土石不立菩薩曰吾以禪力下彼小星填之可乎又念曰供養之儀以四大力苦躬為善即置星輦石以身力填之禪力住焉餘微淹漸而佛至矣解身鹿皮衣著其濕地以五華散佛上

華羅空中若手布種根著地生也佛告之曰後九十一劫爾當為佛號曰能仁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其世顛倒父子為讎王政傷民猶雨眾刃民雖避之難免其患矣爾當於彼拯濟眾生時獲度者難為籌算儒童心喜踊在虛空去地七仞自空來下以髮布地令佛蹈之世尊跨畢告諸比丘無蹈斯土所以然者受決之處厥尊無上有智之士峙剎于茲與受決同諸天僉然齊聲而云吾當作剎時有長者子名曰賢乾以微柴插其地曰吾剎已立矣諸天顧相謂曰凡庶豎子而有上聖之智乎即輦眾寶於上立剎稽首白言願我得佛教化若今今所立剎其福云何世尊曰儒童作佛之時爾當受決矣佛告鷲鷲子儒童者我身是賣華女者今俱夷是長者子者今座中非羅余是非羅余即稽首佛足佛授其決後當為佛號曰快見佛說經竟諸四輩弟子天人龍鬼靡不歡喜稽首而去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八七）摩調王經

聞如是。一時眾祐在無夷國坐于樹下。顏華燿燿有踰紫金。欣然而笑。口光五色。當時見者靡不踴躍。咸共歎曰。真所謂天中天者也。阿難整服稽首而曰。眾祐之笑。必欲濟度眾生之冥也。眾祐曰。善哉。實如爾云。吾不虛笑。即興法也。爾欲知笑意不乎。阿難對曰。飢渴聖典誠無飽足也。眾祐曰。昔有聖王名曰摩調。時為飛行皇帝。典四天下。心正行平民無竊怨。慈悲喜護。意如帝釋。時民之壽八萬歲。

也。帝有七寶。紫金轉輪。飛行白象。紺色神馬。明月神珠。玉女聖妻。主寶聖臣。典兵聖臣。帝有千子。端正仁靖。明於往古。預知未然。有識之類。靡不敬慕。帝欲遊觀東西南北。意適存念。金輪處前。隨意所之。七寶皆然。飛導聖王。天龍善神。靡不防衛。散眾寶華。稱壽無量。帝勅近臣。主巾櫛者。爾其見吾頭髮生白。即當以聞。夫髮白色。毀死之明證。吾欲捐穢世流俗之役。就清淨淡泊之行。近臣如命。後見髮白。即以上聞。帝心欣然。召太子曰。吾頭生白。白者無常之證信矣。不宜散念於無益之世。今立爾為帝。典四天下。臣民繫命于爾。爾其愍之。法若吾行。可免惡道。髮白棄國。必作沙門。立子之教。四等五戒。十善為先。明教適畢。即捐國土。於此廬地樹下。除鬚髮。著法服。作沙門。群臣黎庶。哀慕躡踊。悲哭感結。摩調法王子孫相繼。千八十四世。聖皇正法。末後欲虧。摩調聖王復捨天上。以魂神下。從末世王生。亦為飛行皇帝。號名南。正法更興。明勅宮中。皇后貴人。令奉八戒。月六齋。一當慈惻。愛活眾生。二慎無盜。富者濟貧。三當執貞。清淨守真。四當守信。言以佛教。五當盡孝。酒無歷口。六者無臥高床。繡帳。七者晡冥食。無歷口。八者香華脂澤。慎無近身。姪歌邪樂。無以穢行。心無念之。口無言矣。身無行焉。勅諸聖臣。導行英士。下逮黎民。人無尊卑。令奉六齋。翫讀八戒。帶之著身。日三誦誦。孝順父母。敬奉耆年。尊戴息心。令詣受經。鰥寡幼弱。乞兒給救。疾病醫藥。衣食相濟。苦乏無者。令詣宮門。

求所不足。有不順化者。重徭役之。以其一家處于賢者。五家之間。令五化一家。先順者賞。輔臣以賢。不以貴族。自王明法施行之後。四天下民慈和相向。殺心滅矣。應得常讓夜不閉門。貞潔清淨。非妻不欲。一不言。二。出教仁。惻。觀不常誠。辭不華綺。見彼吉利。心喜言助。大道化行。凶毒消滅。信佛信法。信沙門。言無復疑結。南王慈潤澤無不至。八方上下靡不歎德。第二天帝及四天王。日月星辰海龍地祇。日共講議。世間人王四等慈惠。恩之所至。過於諸天。天帝釋告諸天曰。寧欲見南王不乎。諸天曰。積年之願。實如明教。帝釋即如伸臂之頃。至南王慈惠殿上。見南王曰。聖王盛德。諸天飢渴。思欲相見。無日不願。聖王豈欲見。切利天。其上自然無願不有。南王曰。善。思欲遊戲。帝釋還彼呼御者名曰摩婁。以吾所乘千馬寶車。迎南王來。御者承命。以天車迎南王。車至止于闕下。群臣黎庶靡不愕然。斯聖王瑞歎。未曾有。更相宣稱。率土咸歡。我王普慈潤逮。眾生月六齋八戒。自修。又以教民斯德重矣。故令天帝敬愛來迎也。南王昇車。車馬俱飛。徐徐徘徊。欲民具見。王告御者。且將吾觀惡人二道。地獄餓鬼。燒煮拷掠。受其宿罪之處。御者如命。畢乃上天。帝釋歡喜。下床出迎。曰。勞心經緯。憂濟眾生。四等六度。菩薩弘業。諸天思欲相見。帝釋自前把臂共坐。南王容體更變香潔。顏光端正。與釋無異。即作名樂。其音無量。散寶華香。非世所覩。帝釋重曰。慎無戀慕世間故居。天上眾歡。聖王之

有也。南王志在教化。愚冥滅眾邪心。令知三尊。答帝釋曰。如借人物。會當還主。今斯天座。非吾常居。暫還世間。教吾子孫。以佛明法。正心治國。令孝順相承。戒具行高。放捨人身。上生天上。與釋相樂。佛告阿難。南王者。吾身是也。子孫相傳。千八十四世。立子為王。父行作沙門。阿難歡喜稽首而曰。眾祐慈愍。眾生恩潤。乃爾功德不朽。今果得佛為三界中尊。諸天仙聖。靡不宗敬。諸比丘歡喜作禮而去。

（八八）阿離念彌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優梨聚中。時諸比丘中。飯之後。坐於講堂。私共講議人命。致短身安。無幾當就後世。天人眾物。無生不死。愚闇之人。慳貪不施。不奉經道。謂善無福。惡無重殃。恣心快志。惡無不至。違於佛教。後悔何益。佛以天耳遙聞。諸比丘講議。非常無上之談。世尊即起。至比丘所。就座而坐。曰。屬者何議。長跪對曰。屬飯之後。共議人命。恍惚不久。當就後世。對如上說。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甚快。當爾棄家學道。志當清潔。唯善可念耳。比丘坐起。當念二事。一當說經。二當禪息。欲聞經不。對曰。唯然。願樂聞之。世尊即曰。昔有國王名曰拘獵。其國有樹名須波桓。樹圍五百六十里。下根四被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其枝四布二千里。樹有五面。一面王及宮人共食之。二面百官食之。三面眾民食之。四面沙門道人食之。五面鳥獸食之。其樹果大如二斗瓶。味甘如蜜。無守護者。亦不相侵。時人皆壽八萬四千歲。都有九種病。寒熱飢渴大小

便利愛欲。食多年老體羸。有斯九病。女人年五百歲。乃行出嫁。時有長者名阿離念彌。財賄無數。念彌自惟壽命甚促。無生不死。寶非己有。數致災患。不如布施以濟貧乏。世榮雖樂。無久存者。不如棄家捐穢濁。執清潔被袈裟。作沙門。數千餘人。聞其聖化。皆覺無常。有盛即衰。無存不亡。唯道可貴。皆作沙門。隨其教化。念彌為諸弟子說經曰。人命致短。恍惚無常。當棄此身。就於後世。無生不死。焉得久長。是故當絕慳貪之心。布施貧乏。檢情攝欲。無犯諸惡。人之處世。命流甚迅。人命譬若朝露。草上露須臾即落。人命如此。焉得久長。人命譬若天雨。墮水泡起。即滅。命之流疾。有甚於泡。人命譬若雷電。恍惚須臾即滅。命之流疾。有甚於雷。人命譬若以杖捶水。杖去水合。命之流疾。有甚於此。人命譬若熾火。上炒少膏。著中須臾。焦盡。命之流去疾於少膏。人命譬若織機經縷。稍就滅盡。夫命日夜耗損。若茲。憂多苦重。焉得久長。人命譬若牽牛市屠。牛一遷步。一近死地。人得一日猶牛一步。命之流去。又促於此。人命譬若水從山下。晝夜進疾。無須臾止。人命過去。有疾於此。晝夜趣死。進疾無住。人處世間。甚勤苦。多憂念。人命難得。以斯之故。當奉正道。守行經戒。無得毀傷。布施窮乏。人生於世。無不死者。念彌教諸弟子。如斯。又曰。吾棄貪婬。瞋恚。愚癡。歌舞伎樂。睡眠邪僻之心。就清淨心。遠離愛欲。捐諸惡行。內洗心垢。滅諸外念。觀善不喜。逢惡不憂。苦

樂無二清淨其行。一心不動得第四禪。吾以慈心教化人物。令知善道昇生天上。悲憐傷愍。恐其墮惡。吾見四禪及諸空定。靡不照達。其心歡喜。以其所見教化萬物。令見深法禪定。佛事若有得者。亦助之喜。養護萬物。如自護身。行此四事。其心正等。眼所受見。麤好諸色。其耳所聞。歎音罵聲。香熏臭穢。美味苦辛。細滑麤惡。可意之願。違心之惱。好不欣豫。惡不怨恚。守斯六行。以致無上正真之道。若曹亦當行斯六行。以獲應真之道。念彌者。三界眾聖之尊師也。智慧妙達。無窮不明矣。其諸弟子。雖未即得應真道者。要其壽終。皆生天上。心寂志冥。尚禪定者。皆生梵天。次生化應聲天。次生不憍樂天。次生兜術天。次生炎天。次生忉利天。次生第一天。上。次生世間王侯之家。行高得其高。行下得其下。貧富貴賤。延壽夭逝。皆由宿命。奉念彌戒。無唐苦者。念彌者是我身。諸沙門。仍行精進。可脫於生老病死。憂惱之苦。得應真滅度大道。不能悉行。可得不還。頻來溝港之道也。明者深惟。人命無常。恍惚不久。纒壽百歲。或得不得。百歲之中。凡更三百時。春夏冬月。各更其百也。更千二百月。春夏冬節。各更四百月。更三萬六千日。春更萬二千日。夏暑冬寒。各萬二千日。百歲之中。一日再飯。凡更七萬二千飯。春夏冬日。各更二萬四千飯也。并除其為嬰兒乳哺。未能飯時。儻不飯。或疾病或瞋恚。或禪或齋。或貧困乏食之時。皆在七萬二千飯中。百歲之中。夜臥除五十歲。為嬰兒時。除十歲。病時

除十歲。營憂家事及餘事。除二十歲。人壽百歲。纔得十歲樂耳。佛告諸比丘。吾已說人命。說年說月說日。飯食壽命。吾所當為。諸比丘說者。皆已說之。吾志所求。皆已成也。汝諸比丘。志願所求。亦當卒之。當於山澤。若於宗廟。講經念道。無得懈惰。快心之士。後無不悔矣。佛說經已。諸比丘無不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殿下。王曰。將去。以象示之。臣奉王命。引彼瞽人。將之象所。牽手示之。中有持象足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脇者。持背者。持耳者。持頭者。持牙者。持鼻者。瞽人於象所。爭之紛紛。各謂己真。彼非。使者牽還。將詣王所。王問之曰。汝曹見象乎。對言我曹俱見。王曰。象何類乎。持足者對言。明王象如漆筭。持尾者言。如掃帚。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如鼓。持脇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机。持耳者言。如簸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持鼻者對言。明王象如大索。復於王前共訟言。大象真如我言。鏡面王大笑之曰。瞽乎。瞽乎。爾猶不見佛經者矣。便說偈言。今為無眼曹。

空諍自謂諦。觀一云餘非。坐一象相怨。又曰。夫專小書。不觀佛經。汪洋無外。巍巍無蓋之真正者。其猶無眼乎。於是尊卑並誦佛經。佛告比丘。鏡面王者。即吾身是。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盲致諍。今諍亦冥。坐諍無益。佛是時具檢此卷。令弟子解為後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著癡日漏何時明。自無道謂學悉爾。倒亂無行何時解。常自覺行尊行。自聞見行無比。已墮繫世五宅。自可綺行勝彼。抱癡住望致善。以邪學蒙得度。所見聞諦受思。雖持戒莫謂可。見世行莫悉隨。雖點念亦彼行。與行等亦敬持。莫生想不及過。是以斷後亦盡。亦棄想獨行得。

八九鏡面王經

除十歲。營憂家事及餘事。除二十歲。人壽百歲。纔得十歲樂耳。佛告諸比丘。吾已說人命。說年說月說日。飯食壽命。吾所當為。諸比丘說者。皆已說之。吾志所求。皆已成也。汝諸比丘。志願所求。亦當卒之。當於山澤。若於宗廟。講經念道。無得懈惰。快心之士。後無不悔矣。佛說經已。諸比丘無不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求食。而日未中。心俱念言。入城甚早。我曹寧可俱到異學梵志講堂坐須臾乎。僉然曰。可。即俱之。彼與諸梵志更相勞來。便就座坐。是時梵志自共爭經。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不合道。我道法可施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說著後。當後說反前說。多法說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汝空知汝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惡言如是。亦不善子曹言。不證子曹正。各起坐。到舍衛求食。食竟。藏應器還到祇樹。為佛作禮。悉坐一面。如事說之。念是曹梵志。其學自苦。何時當解。佛告比丘言。是曹異學。非一世癡冥。比丘過去久遠。是閻浮提地有王。名曰鏡面。諷佛要經。智如恒沙。臣民多不誦。帶鎖小書。信螢灼之明。疑日月之遠見。目瞽人以為喻。欲使彼捨行。潦遊巨海矣。勅使者令行國界。取生盲者。皆將詣宮門。臣受命行。悉將國界無眼人到宮所。白言。已得諸無眼者。今在

殿下。王曰。將去。以象示之。臣奉王命。引彼瞽人。將之象所。牽手示之。中有持象足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脇者。持背者。持耳者。持頭者。持牙者。持鼻者。瞽人於象所。爭之紛紛。各謂己真。彼非。使者牽還。將詣王所。王問之曰。汝曹見象乎。對言我曹俱見。王曰。象何類乎。持足者對言。明王象如漆筭。持尾者言。如掃帚。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如鼓。持脇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机。持耳者言。如簸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持鼻者對言。明王象如大索。復於王前共訟言。大象真如我言。鏡面王大笑之曰。瞽乎。瞽乎。爾猶不見佛經者矣。便說偈言。今為無眼曹。

空諍自謂諦。觀一云餘非。坐一象相怨。又曰。夫專小書。不觀佛經。汪洋無外。巍巍無蓋之真正者。其猶無眼乎。於是尊卑並誦佛經。佛告比丘。鏡面王者。即吾身是。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盲致諍。今諍亦冥。坐諍無益。佛是時具檢此卷。令弟子解為後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著癡日漏何時明。自無道謂學悉爾。倒亂無行何時解。常自覺行尊行。自聞見行無比。已墮繫世五宅。自可綺行勝彼。抱癡住望致善。以邪學蒙得度。所見聞諦受思。雖持戒莫謂可。見世行莫悉隨。雖點念亦彼行。與行等亦敬持。莫生想不及過。是以斷後亦盡。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點	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	胎亦胎合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	悉觀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意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所待	本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未為慧	度無極終不還

(九) 察微王經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名曰察微，志清行淨，唯歸三尊，稟翫佛經，靖心存義，深覩人原始，自本無生，元氣強者為地，軟者為水，煖者為火，動者為風，四者和焉，識神生焉，上明能覺，止欲空心，還神本無，因誓曰：覺不寤之疇，神依四立，大仁為天，小仁為人，眾穢雜行為蝟，飛蚊行蠕動之類，由行受身，厥形萬端，識與元氣微妙，難覩形無系髮，孰能獲把，然其釋故，稟新終始無窮矣。王以靈元化無常體，輪轉五塗，綿綿不絕，釋群臣意，眾闇難寤，猶有疑焉。曰：身死神生，更受異體，臣等眾矣，豈識往世。王曰：論未志端，焉能識歷世之事乎。視不覩，孰能見魂靈之變化乎。王以閑日，由私門出，麤衣自行，就補履翁，戲曰：率土之人，孰者樂乎。翁曰：唯王者樂耳。曰：厥樂云何。翁曰：百官虔奉，兆民貢獻，願即從心，斯非樂乎。王曰：審如爾云矣。即飲之以葡萄酒，厥醉無知，抗著宮中，謂元妃曰：斯蹠翁云：王者樂矣。吾今戲之，衣以王服，令聽國政，眾無駭焉。妃曰：敬諾。其醒之日，侍妾佯曰：大王項醉，眾事猥積，宜在平省，將出臨御。百揆催其平事，朦朦

瞢瞢東西不照，國史記過，公臣切磋，處座終日，身都痛痛，食不為甘，日有瘦疵，宮女訛曰：大王光華有損，何為。答曰：吾夢為補蹠翁，勞躬求食，甚為難云。故為瘡耳。眾靡不竊笑之也。從寢不寐，展轉反側，曰：吾是補蹠翁耶。真天子乎。若是天子，肌膚何麤。本補蹠翁緣處王宮，余心荒矣，目睛亂乎。二處之身不照，孰真。元妃佯曰：大王不悅，具奉伎樂，飲以葡萄酒，重醉無知，復其舊服，送著麤床，酒醒即寤，覩其陋室，賤衣如舊，百節皆痛，猶被杖楚，數日之後，王又就之。翁曰：前飲爾酒，酒眩無知，今始寤耳。夢處王位，平省眾官，國史記過，群僚切磋，內懷惶灼，百節之痛，被答不踰也。夢尚若斯，況真為王乎。往日之論，定為不然。王還宮內，與群臣講論斯事，笑者聒耳。王謂群臣曰：斯一身所更視聽，始今尚不自知，豈況異世捨故受新，更乎眾艱，魃魅之拂，痒忤之困，而云欲知靈化所往，受身之士，豈不難哉。經曰：愚懷眾邪，欲覩魂靈，猶矇晦行，仰視星月，勞躬沒齒，何時能覩。於是群臣率土黎庶，始照魂靈與元氣相合，終而復始，輪轉無際，信有生死殃福所趣。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是我身也。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九) 梵摩皇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汝等修德，奉行眾善，必獲景福。譬如農夫，宿有良田，耕犁調熟，雨潤和適，下種以時，應節而生，芸除草穢，又無災害，何懼不獲。昔我前世未為佛時，心弘普愛，愍濟眾生，

猶若慈母育其赤子，如斯七年，仁功勳著，壽終魂靈上為梵皇，号曰梵摩，處彼天位，更歷天地七成七敗，當欲敗時，吾輒上昇，第十五約淨天，其後更始復還梵天，清淨無欲，在所自然，後下為忉利天帝，二十六返七寶宮，闕飲食，被服音樂自然，後復還世間，作飛行皇帝，七寶導從，一者紫金轉輪，二者明月神珠，三者飛行白象，四者紺馬朱鬣，五者玉女妻，六者典寶臣，七者聖輔臣，事事八萬四千，王有千子，皆端正皎潔，仁慈勇武，一人當千，王爾時以五教治政，不枉人民，一者慈仁不殺，恩及群生，二者清讓不盜，捐己濟眾，三者貞潔不婬，不犯諸欲，四者誠信不欺，言無華飾，五者奉孝不醉，行無沾污，當此之時，牢獄不設，鞭杖不加，風雨調適，五穀豐熟，災害不起，其世太平，四天下民相率以道，信善得福，惡有重殃，死皆昇天，無入三惡道者。佛告諸比丘：昔我前世行四等心，七年之功，上為梵皇，下為帝釋，復還世間，作飛行皇帝，典四天下數千百世，功積德滿，諸惡寂滅，眾善普會，處世為佛，獨言隻步三界特尊，諸比丘聞經歡喜，為佛作禮而去。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八

菩薩本緣經卷上 僧伽斯那撰

No. 153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

毘羅摩品第一

若心狹劣者 雖多行布施 受者不清淨

故令果報少 若行惠施時 福田雖不淨
能生廣大心 果報無有量

我昔曾聞過去有王名地自在受性暴惡好
行征伐時有小國八萬諸王首戴寶冠常來
朝侍其王口惡身行無善常為非法侵陵他
境王有輔相大婆羅門修清淨行智人所讚
口言柔軟不宣麤惡有所造作能速成辦面
目端嚴為世所敬四毘陀典靡不綜練諸婆
羅門所有經論通達解了無有遺餘是時輔
相年已衰邁遇病未久奄爾即亡王及人民
聞其終歿悉生懊惱思慕難忍時王思念不
去須臾即為臣民而說偈言

如何此大地 一旦無人治 如海無主船
隨風而東西 我所尊敬者 出家已成就
口善言柔軟 常能利益世 如何便終歿
令我心惱悶 猶如無燈明 而入於闇室

爾時諸臣即白王言唯願大王寬意莫愁勿
謂國中更無有任為輔相者是法婆羅門雖
復命終其子年幼聰明點慧顏貌端正世無
及者發言柔軟悅可眾心修行忍辱心常寂
靜無有憍慢貢高自大博學多聞無書不綜
利益眾生猶如梵王名毘羅摩唯願大王即
命此人以為輔相時王答言彼若有子如汝說
者我從昔來所未曾聞臣復言大王是婆羅
門子常求正法離於邪法愛護己法未能為
人王即答言子若是才人何得違毀先人家法
若離先業則不得名求正法者是人先父常
以正法佐吾治國能令吾等遠離眾惡雖作
如是治國治務終不破失婆羅門法如其彼

人如汝說者便可召來諸臣奉命即遣使者
召毘羅摩將詣王所到已就坐斂容而踞說
如是言大王今日以何因緣而見顧命王即
答言汝不知耶我之薄祐汝父輔相不幸薨
殞大地傾喪人民擾動我為之憂其心迷悶
時毘羅摩即白王言夫愛別離非王獨有如
此皆是有為法相也大王昔來不曾聞耶若
天龍鬼神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
睺羅伽沙門婆羅門若老若少悉無得離是
終歿者大王一切眾生決定有之大王譬如火
性悉能燒滅一切之物無常之法亦復如是
悉能壞滅一切眾生王不知耶是老病死能
喪眾生如四衢道頭華果之樹常為多人之
所抖擻大王譬如馱河常流不停眾生壽命
亦復如是大王如金翅鳥投龍宮中搏撮諸
龍而食噉之亦如師子在羸鹿群威猛一切
眾生在三界中流迴死法亦復如是大王如是
死法非以親近財貨求贖軟言誘恤而可得
脫亦不可以四兵威力逼迫禦之令其退散
如是死法決定而有是眾生常法以是義故
大王於此不應生憂時王聞已心生歡喜復
向諸臣說如是言未曾有也如是童子年雖
幼稚乃說先宿耆舊之言時王即語毘羅摩
言汝不知耶汝之先父愛護於吾猶如赤子
是故我今感其恩重憂愁迷悶吾今輕弱頑
嚚無智如汝所說吾永無分汝今若見垂顧
矜哀願先承嗣纂繼家業我當誠心盡壽歸
依時毘羅摩即作是念我今如何一旦對至
今聞此言莫知所作猶如羸人步涉高山復

作是念今者承嗣毘輔國政於諸人民雖多
利益然我所修純善之法則為虧損君治國
土稱萬姓心當有無量諸過患事所謂刑罰
劫奪他財威陵天下或擯或驅要當隨王行
如是法若行正法我善則損今我若故修行
善法則不上稱大王聖懷若稱王法善法日
衰作是念時王復白言大師今日何所思慮
時毘羅摩即答王言我今所念當以何術令
王身及國人民悉得利益無諸衰耗亦復思
惟王與國人福德過患若先行善後行於惡
則不名人大王寧為實語而作怨憎不為詔
言而作親厚寧說正法墮於地獄不說邪詔
生於天上大王我今思惟籌量是事大王若
有人能思惟是義當知是人則能利益一切
眾生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復作是言大師我
等若能如是行法所修善法則為不損時毘
羅摩即奉王命纂承先父輔相之業然後漸
漸勸化是王及八萬四千小王修持正法亦令
其國所有人民背捨遠惡不貪五欲時王修
行無量善法如毘羅摩等無差別也時毘羅
摩見王如是心生歡喜而作是言我今已為
修治國土然我善法無所衰損復作是念我
今當以何等因緣勸諸眾生悉令安住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道然諸眾生受性不同或
欲聞法或貪財貨或嗜五欲或樂愛語或好
憤鬧多人親附或好隨逐善人之行或樂多
愛心無厭足我今幸有大智方便悉能攝取
一切眾生安止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亦復有餘方便譬如日出雖能照了一切

天下然不能為盲者作明。我亦如是。雖復能為一切眾生說無上道。然不能為無慧目者而作利益。我今復當以衣服飲食而給足之。令其飽滿。心歡喜已。然後復當為之說法。令其信受。時毗羅摩思是義已。即至王所作如是言。我今已為無量眾生作法事已。聚集三法。所謂修行正法。聚集錢財。所願成就。則令一切國土安樂。無有怨讎。正法增長。猶如初月。好名流布。八方上下。唯願大王聽我修行無上正法。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驚喜。衣毛為豎。白言大師。諸欲所作願具。告勅毘羅摩言。我今欲作一切大施。施中所須願為我辦。爾時大王即於城外安曠之處莊嚴施場。唯願大王善言誘喻諸作使者。無令於我而生瞋恨。爾時大王及給使者皆悉歡喜。敬意供辦飲食所須。尋於諸方擊鼓宣令。若諸眾生凡有所須。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象馬車乘。香華瓔珞。末香塗香。舍宅燈明。悉來集此。當相奉給。復說偈言。

我為利益 諸世間故
隨諸眾生 所須之物 乃至身體 手足肉血
捨離之時 猶如草芥 汝等若受 是供養時
則當一心 思惟善法 受供養已 不應貪著
當以善法 利益一切 若以我力 能速涅槃
以為眾生 流轉生死 是故久住 不取涅槃
無量眾生 墮老死獄 我欲拔之 永離遠離
時毘羅摩菩薩摩訶薩。所設供具。令無量百千萬億眾生。隨意所須。悉得充足。善言說法。諸大德。我今忘身。以憂汝身。汝等今已受我供養。好自利益。當觀正法。若死至時。雖有父母妻

子親族無量財寶。不能令命住一念頃。及其命盡。獨至他世。父母妻子親族財寶無隨去者。唯有業行不能捨離。復為大眾而說偈言。

為父母親族 修行於惡法 命終墮三趣
無有隨逐者 於今現在世 若受苦惱時
雖有父母兄 不能受少分 況於未來世
而當有代者 是故當一心 莫為他行惡

諸大德。汝等今身安隱無患。所謂衰老肺病。欬逆頭痛。已無是病。當勤修行一切善法。是毘羅摩菩薩摩訶薩。以二攝法攝取眾生。所謂財法滿九十日。過夏已訖。奉施願願。所謂金盤具足八萬盛。以銀粟八萬。銀盤盛以金粟八萬。小牛八萬。乳牛悉從一犢。是一一牛乳日一斛。純以白疊纏覆其身。金角銀蹄莊嚴映飾。八萬童女形體端正。金寶瓔珞。以自莊嚴。一一女人有一侍女供給使令。令皆淨潔。是諸女人各有一床。或金或銀琉璃。頗梨象牙。香木種種茵蓐。以敷其上。牛車八萬。象馬八萬。及諸倉庫錢財珍寶。不可稱計。如是等物悉莊嚴已。而作是念。今是施物將無少耶。爾時菩薩為諸婆羅門說如是言。汝等當知。我今集聚如是種種金銀女人車乘象馬倉穀珍寶。正為汝等。幸可少時寂然。無言聽我所願。然後隨意共分而去。爾時一切諸婆羅門寂然無聲。是時菩薩為諸眾生自諫其心。汝心所作常求果報。猶如獼猴入於稠林。而說偈言。

我今所布施 普為諸眾生 如是之布施
實不望其報 願悉施眾生 等受於快樂
以汝貪善故 久在於天上 亦以貪惡故

久住於地獄 復以貪著故 作此大施主
或作貧窮人 或行於大施 或時以自在
守財而慳貪 或以自在故 自墜於貧苦
或復以縱逸 久在於生死 輪轉無窮已
猶如輪轉地 我在久遠來 隨順敬事汝
雖作如是事 不能令汝喜 汝今當安住
不動寂靜中 我今所布施 悉為諸眾生

爾時毘羅摩菩薩即以右手執持澡灌。以大慈悲熏修其心。憐愍一切諸眾生。故涕泣流淚。而作是念。我今所施不為梵王摩醯首羅釋提桓因。假使更有勝是二者。亦不憍求。唯求佛道。欲利眾生。斷諸煩惱。我今當捨己身妻子奴婢僕使珍寶舍宅。唯求解脫。不求生死。我今所施柔軟女人。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斷除所有貪欲。今我所施五種牛味。願諸眾生於未來世常能惠施他人法味。今我所施如是數具。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如來金剛坐處。我今所施種種珍寶。願諸眾生於未來世悉得如來七菩提寶。作是語已。從上坐所。循行澡水。而水不下。猶如慳人不肯布施。爾時菩薩即作是念。今此澡水何緣不下。復作是念。將非我願未來之世不得成耶。誰之遮制。令水不下。將非此中無有大德。其餘不應受我供耶。或我所施不周。普耶。或是我僕使不歡喜耶。將非此中有殺生耶。我今定知不困眾生。我今所施亦是時施。亦不觀採。是受非受。而此灌水何緣不下。爾時菩薩見婆羅門為此諸女。生貪嫉心而起瞋恨。各各說言。彼女端正。我應取之。汝不應取。彼牛肥壯。我應取之。

汝不應取金銀盤粟乃至珍寶亦復如是。爾時菩薩見諸婆羅門貪心諍物互相瞋恚，即作是言：是諸受者貪欲瞋恚愚癡亂心，不能堪受如是供養。如車軸折輻輳破壞不任運載，我亦如是。種子良善而田薄惡，以此受者心不善故，令是澡水不肯流下。我今雖作如是布施，亦無有人教我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我自為一切眾生故發是心。今當自試，若我審能愍眾生者，灌水當下，即以左手執罐瀉之，水即流下。菩薩右手諸婆羅門見是事已，各生慚愧，離所施物，修行梵行。諸婆羅門尋共稽首求請菩薩以為和尚。菩薩憐愍即便受之，教令修學四無量心。以是因緣，命終即得生梵天上。令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不見此是福田，此非福田，亦不分別多親少疑，是故菩薩若布施時，或多或少或好或惡，應以一心清淨奉上。莫於受者生下劣心。

菩薩本緣經一切施品第一

一切諸菩薩

為利眾生故

捨棄己身命

猶如草糞穢

如我曾聞過去有王名一切施，是王初生即向父母說如是言：我於一切無量眾生尚能棄捨所重身命，況復其餘外物珍寶，是故父母敬而重之，為立名字，字一切施。從其初生身與行施漸漸增長，譬如初月至十五日，其後不久父王崩背，即承洪業霸治國土。如法化民不枉萬姓，擁護自身不豫他事，終不侵陵他餘隣國。隣國若故來討罰之，希能擒獲

救攝貧民給施以財，恭敬沙門婆羅門等，常以淨手施眾生食，口常宣唱，與是人衣，與是人食，及與財寶，愛護是人，瞻視是人。爾時菩薩常行如是善布施，時隣國人民聞王功德，悉來歸化，其土充滿，無空處。猶如山頂暴漲之水，流注溝坑澗深處，亦如半月海水潮出，其國外來歸化之民，充滿側塞，亦復如是。其餘隣國漸失人民，各生瞋恨，即共集議當共往討，作是議已，尋嚴四兵來向其國。爾時邊方守禦之人遠來白王：隣國怨賊今已相逼，猶如暴風黑雲惡雨。王即告言：卿等不應惱亂我心，即說偈言：

隣國所以來討我國，正為人民庫藏珍寶，快哉甚善。當相施與，我當捨之。出家學道，多有國王為五欲故，侵奪人民，貯聚無厭。當知是王命終之後，即墮地獄，畜生餓鬼。是故我今不能為身侵害眾生，奪他財物，以自免者。爾時大臣及諸人民各作是言：唯願大王莫便捨去，臣等自能當御此敵。王且觀之，臣等今日當以五兵戟牟劍稍奮擊此賊。足如暴風吹破雨雲，王即答言：咄哉，卿等吾已久知，卿等於吾生大愛護，尊重恭敬，亦知卿等勇健難勝，雄猛武略策謀第一。但彼敵王今作此舉，都不為卿正為吾耳。假使彼來不損卿等，何得乃生如是惡心。吾久知此五盛陰身為眾箭鏑，卿不知耶。吾久為卿說，諸菩薩應於眾生生一子想，汝不應於他眾生所生瞋害心。畢定當知墮于地獄，是故應當一心修善。當說是時，賊已來至高聲大叫：王

聞聲已，即問群臣：此是何聲？諸群臣寮各懷悲感，舉聲哀號，咸作是言：惡賊無辜多害人，譬如惡雹傷害五穀，亦如猛火焚燒乾草。又如暴風吹拔大樹，又如師子殺害諸禽獸。怨賊殺害亦復如是。爾時諸臣不受王教，即各散出莊嚴四兵，便逆共戰。軍無主將，尋即退散。兵眾喪命不可稱計。時王登樓說如是言：因惡欲故，令人行惡，如是諸欲猶如死尸行廁糞穢，如何為此而行惡耶。愚人貪國興諍競心，猶如眾鳥競諍段肉，是諸眾生常有怨憎，謂老病死，云何不自觀察是怨，反更於他而生諍競。一切施王思是義時，敵國怨王即入宮中。王於爾時便從水竇逃入深山，至稠林中得免怨賊。其地清淨，林木種種，華果無量，不可稱計。水清柔軟，八味具足。眾鳥鴈禽獸難計。王見是己心生歡喜，復作是言：吾今真實得離家過患，無量眾生常為老病死怖逼惱，今得此處清淨安樂，快不可言。此林乃是修悲菩薩之所住處，亦是破壞四魔之人堅固牢城。我今已得清潔洗浴，離眾垢故。我今與此眾鹿為伴，身心安隱，極受上樂。爾時怨王得其國已，即便唱令求覓本王。若有能得一切施王，若殺若縛，將來至此，吾當重賞。隨其所須，一切給與。以其先時常自稱讚能行正法，皆毀吾等暴虐行惡，是故吾今欲得見之。示其修善所得果報。爾時他方有一婆羅門貧窮孤悴，唯仰乞活，兼遇官事無所恃賴。聞王名字好行惠施，即從其國來欲造詣乞求所須，即於中路飢渴疲乏，止息林

陀羅種汝今云何手不落地汝身何故不陷入地如師子王已死之後誰不能害是一切施王久已遠離國城妻子倉庫珍寶一切諍競退入深山修寂滅行於汝何怨而將來此舉城人民同聲願言諸大仙聖護世四王願加威神擁護是王令全生命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怖畏將一切施疾至王所作如是言大王當知我今已得一切施王怨王見已心即生念是王年壯身體姝好容貌端正其力難制是婆羅門年在衰弊形容枯悴顏貌醜惡其力無幾云何能得是王將來竊復生念將非梵王自在天王那羅延天釋提桓因四天王耶怨王即問誰為汝縛婆羅門言我自縛之怨王詛言遠去癡人復更問言汝將非以呪術之力而繫縛耶汝身羸劣彼身端嚴猶如帝釋云何能繫假使有人自言能吹須彌山王令如碎末是可信不爾時怨王即告大臣汝等當知今此難事為是夢中是幻化耶將非我心悶絕失志錯謬見乎是老獼猴云何能縛帝釋身耶諸臣當知豈可以藕根中絲懸須彌山耶可以免身渡大海耶可以蚊紫盡海底耶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向怨王而說偈言

大王今當知 我實不能縛
 是王慈悲故 為我而自來 如以網盛風
 是事為甚難 正使天帝釋 亦復不能為

爾時怨王即向一切施王說如是言汝以哀我故入深山谿谷林木空曠之處唯與禽獸共相娛樂少欲知足飲水食果以草為敷不與我諍然我怨心猶未得滅我今自在能相

誅戮以何因緣來至此耶爾時一切施王嬉怡微笑無有畏懼身心容豫如師子王而作是言汝不知耶我身即名一切施王我欲成就本誓願故今來在此有三因緣一者為婆羅門而求錢財二者以汝先募若得我身將來此者當重賞之三者我先誓願當一切施是故我來欲捨身命汝今當觀若我此身命終入地為何所益我本所以逃入山林非以畏故但為愛護諸眾生耳汝今自在怨心未滅我今來此隨意屠割而得除怨心則安隱是故汝今應早為之即說偈言

於怨生瞋恨 則自焦其心 譬如灰下火 猶能燒萬物
 因心著瞋恚 命終墮地獄 猶如惡毒箭 中則身命滅
 若瞋於怨憎 心不得寂靜 譬如痛目者 不能見正色
 此身肉血成 骨髓肪膏腦 屎尿涕唾等 薄皮裹其上
 是身如行廁 無主無有我 於王有何怨 而常生瞋恚
 生老病死賊 常來侵王身 何故於是中 返生親友想
 我身四大成 王身亦復然 今若見瞋者 是則為自瞋
 是故大王不應生瞋若故瞋者今得自在幸可隨意早見屠戮先所開幕可賞是人我今必定捨命不悔以是因緣願諸眾生能一切施及得捨名爾時怨王聞是語已從御座起合掌敬禮一切施王作如是言唯願大王還坐本座汝是法王正化之主我是羅刹暴惡之人汝是世燈為世父母我是世間弊惡大賊專行惡法劫奪他財汝是法稱正法明鏡我非法稱常欺誑他猶如盲人不自見過如我等輩

罪過深重是身久應陷入此地所以遷延得至今日實賴仁者執持故耳今捨此地及以己身奉施仁者一切施王即為怨王廣說法要令其安住於正法中大以財寶與婆羅門遣還本土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檀波羅蜜時尚捨如是所重之身況復外物所有財寶

◎菩薩本緣經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
 菩薩摩訶薩 為諸眾生故
 一切所重物 無不以惠施

如我昔曾聞過去有王其王有子名一切持年在幼少形容端正猶如滿月眾星中明眾生視之無有厭足威儀安諦如須彌山智慧甚深猶如大海忍辱成就猶如大地心無變易如閻浮檀金常為一切人天所愛猶如八味清淨之水於諸世間其心平等猶如日月等照於物滿眾生願如如意寶見諸乞者心生歡喜猶如慈母見所愛子是時王子當說偈言

我今得自在 所有無量財
 悉與眾生共 如日皆等照 見有乞求者
 終不言無有 無所求索者 亦復施與之

王子菩薩諸根寂靜猶如梵天財賄具足如毗沙門王為諸眾生供給走使猶如弟子事師和尚心常愛念一切眾生猶如父母念所生子教化眾生法則禮儀如大博士王子菩薩悉得成就如是功德心常樂施一切眾生如是之物施與是人如是之物施與某甲是人恐怖我當安慰修行正法無有廢捨所施之物謂金銀琉璃頗梨真珠車渠馬瑙珊瑚璧玉種種器物及諸衣服床臥敷具車乘舍

宅田地穀米，奴婢僕使象馬牛羊，隨有所須，悉能與足。譬如天雨百穀滋長，恒以五指施人財物，猶如五龍降注大雨。王子菩薩常行布施，日日不絕，設使一日無人來乞，顏色憔悴，心為愁感，猶如初月烟霧所覆，無有光明。爾時諸臣於此王子，悉生嫌恨。

咄哉我王，愚癡無智，有財不食，後世安在？見不能用，亦不呵子，分散庫藏，施無功者，庫藏盡已，民當迸散。民既散已，怨至誰護？假設無護，命當不全。命既不全，國復誰居？爾時大臣及諸人民，各思是事。爾時父王有一白象，行蓮華上，力能降伏敵國，怨讎以有此象，故令他國不能侵陵。時有邊方怨敵之王，常作是念：我當云何而設方，使得彼白象？即遣諸人詐為苦行，婆羅門像，往詣王子，求索白象。爾時王子見諸大臣生瞋恚心，故乘白象出城遊觀，欲向一林，即於其路見婆羅門。既見王子，心大歡喜，祝願且言：願使王子紹繼大王無上之位，壽命無量，隣國歸德，天下太平。王子我等，悉是婆羅門也。居在遠方，常承王子好喜布施，故從遠來，道路飢渴，備受眾苦。王子當知，我等受持清淨禁戒，多所讀誦，無有不綜。王子功德流布十方，聞風稱讚，無不愛樂。能令眾生所願滿足，有來乞者，無一空還。汝所乘象，願見施與。爾時王子即作是念：今若不與，則違本要。設當與者，非我所有。復是父王所愛重者，即便語言：君等若須金銀琉璃種種車乘、奴婢之屬，我悉能與。此白象者，既非我有，不得自在。復是父王所乘之

象，云何輒當以相惠施？計是白象價直幾許，我當與直，不令汝等有貧乏也。何必正欲得此白象？汝婆羅門憐愍眾生，出家受戒，已遠離一切之物，何用是象？汝若得者，或更有患。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我等不用錢財珍寶，唯須是象，乘之入山，求覓好華供養諸天。已當令眾生若生天上，或入涅槃。王子本願欲利益他，我亦如是欲利益他。爾時王子聞是語，已即生悲心，便下白象，覆作是念：此象雖是父王所有，今以布施大臣，人民必當見嫌，欲利益他，何得計是？然我所施，不求名聲，生天人中，以是因緣，令諸眾生斷諸煩惱，作是願已，便持白象施婆羅門。自乘一馬，還欲入城。諸婆羅門既得象已，便共累騎迴還而去。忽爾之間，已到本國。時諸大臣即共集聚，疾至王所，白言：大王，今日快善，所重白象，王子已持施婆羅門。諸婆羅門得已，乘去，今到敵國，以王先時見其布施金銀珍寶，不呵責，故致令今日復以白象施與怨家。大王世間惡子多，諸過患，飲酒嚮蒲，貪色費用，臣等敢奏，願不咎責。王子若能從今已往，更不以財惠施於人，則可聽住。若不止者，便當擯之。遠著深山，爾時父王即召其子，作是念言：怪哉！我今云何一日為諸大臣，不令我子隨意行施？我今慚愧，猶如婦人怖畏姑妯，即向其子而說是言。卿從今始，莫復貪著一切功德，可離捨心。行正法者，應著草衣服，噉水果，遠處深山，卿今不應挑其右目以治左眼。卿於今日如何，一旦惱亂我心及諸大臣？夫為人法，先安其親，然後乃

當及餘他人。卿今云何，以我白象施與怨家？菩薩本緣經卷上。右經第三幅十四行，鹿群威猛下，丹本有：如我曾聞菩薩往昔，以悲因緣墮於龍中。至五穀臨熟，遇天惡電等，凡二十六行四百四十二字。國本宋本所無者，今檢彼文，則是此經下卷龍品第八之文。丹藏錯亂妄安于茲耳。故今不取。

當及餘他人。卿今云何，以我白象施與怨家？菩薩本緣經卷上。右經第三幅十四行，鹿群威猛下，丹本有：如我曾聞菩薩往昔，以悲因緣墮於龍中。至五穀臨熟，遇天惡電等，凡二十六行四百四十二字。國本宋本所無者，今檢彼文，則是此經下卷龍品第八之文。丹藏錯亂妄安于茲耳。故今不取。

菩薩本緣經卷中 僧伽斯那撰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

兔品第六

一切持王子品第三之餘

爾時王子合掌長跪敬禮父王，臣所布施，不為貪欲，瞋恚愚癡，不為名聲，不求生天人中，豪貴，非是癡狂錯亂心作。為求正法，作是施耳。大王當知，臣今雖復擁護父母兄弟妻子，及其死時，雖有親族誰能隨去，唯見正法，逐之不捨。臣若無心行善法者，猶望大王苦言教勅，如何一旦信用邪言，斷臣行善。王先勅臣施捨捨心，捨心是臣本性根原。云何可捨，猶如地性不可捨，堅乃至火性不可捨，熱如魚投陸命何能存。如王僮僕六情具足，身體完具，與天無異。是人云何與王給使？王家所有車乘，採女金銀珍寶，從何處得？當知皆是過去施業，今得是報。大王當知，一切餓鬼飢火所逼，身心焦惱，如此皆是貪惜因緣。若諸天中七寶宮殿，壽命長遠，當知皆是布施因緣。大王，臣今所施，火不能燒，水不能漂，王家盜賊怨家債主，不能侵奪。所施之物，於諸趣

中能作親友，是天乘載是所施物，在生死中隨逐，臣身如犢隨母，如王所勅，欲令臣止布施之心，若不能捨，當徙深山，雖至深山，苟施心不息，貧窮之人亦復當來，臣本誓願實樂山林，所以未啟慮，父不放，大王今已聽真，得本願，正爾奉辭，涉路進發，所以者何？山林之中，是閑靜處，仙聖所樂，能離貪欲，瞋恚愚癡，臣若至彼，必能自利，爾時王子即禮王足，右遶三匝，奉辭而出，次至母所，跪禮如常，右遶此供養父母，守護其子，此即是汝修行正法，今我欲去遠至山林，何以故？我先常願欲入深山修行其志，父王今聽，是故我當速往，至彼以副我心，與諸禽獸共為等侶，飲食水果，足自存活，汝是王女，身體柔軟，端正詳雅，何能堪忍如是苦事，故應住此，不須隨我，其妻聞已，心悶懊惱，身體掉動，如芭蕉葉，悲號啼泣，椎胸拔髮，舉聲大哭，唱言奈何？君有何罪，乃令父王擯之深山，大王寬慈，正法治化，愛民如子，云何一旦驅擯乃爾？君之愛形，身色柔軟，如瞻婆華，云何一旦當臥棘刺土石之上？如今在宮五樂自娛，設當入山，唯聞虎狼師子毒獸諸惡音聲，怪哉！大王慈愛之心，今日安在？如何父親變成離薄，以小因緣，一旦成怨，爾時王子即答妻言：善哉！王女，汝有深智，精進勇猛，是我善伴，設我不是應當呵責，云何乃出如是麤言？諸王為國共相戰諍，皆為貪欲瞋癡所惱，是我福緣，乃令父王聽我入山修行正法，汝今不應生不歡喜，世中常

法，王若衰老，則立太子，令知國事，國事殷湊，多諸過咎，咎既鍾身，無逃避處，王今未衰，便能放捨，聽我入山修學其志，世間過咎，永不見及，汝今何故不歡喜耶？汝便好住，我今欲去，答言：妾之父母，處與君時，日月大地及四天王，悉皆證知，初婚之日，君自發言誓不相捨，如何今日便欲獨往？當知日月及以猛火，明與質俱不相捨離，君今云何而欲見捨？爾時王子，悉以家財布施貧乏，即以兩肩荷負，二子，携將其妻往雪山中，王子到已，食果飲水，以存性命，晝夜修習慈悲之心，復作是念：我本在家，雖受五欲，未若今日處山歡娛，如是之樂，釋提桓因所受欲樂，所不及也，是諸眾生不知正法微妙之味，如鳥不知蓮華之味，是時王子，常為眾生思惟，是義，妻常入山採於果，蘇以自供給，是時有一老婆羅門，其形醜惡，人所惡見，從遠方來，王子見已，即命令坐，行水施果，然後問訊，汝何緣至此耶？將非厭家之過患乎？壯應在家，極情五欲，今已衰老，死時將至，捨來修道，甚是快事，是中閑靜，無有家過，汝若樂此，我之所有甘果冷水，常相供給，不令有乏，婆羅門言：無欲想者，應住於此，我今欲想，猶未能滅，是故不能於此住也，大仙，汝且觀之，我身雖老，頭白齒落，行步戰掉，目視矇矓，舌乾口燥，不能語言，頭重難勝，猶如大山，耳聽不了，身體衰變，而有欲想，猶如壯時，大仙當知，我年朽邁，身力羸損，家貧空乏，困於僕使，若欲滿我本所願者，幸可惠施二奴僕使，菩薩聞之，即作是念：怪哉！

今日，若言無有，則非本誓，若言有者，今實空貧，婆羅門言：君今遲疑，何所思慮？將慮我非婆羅門，受持禁戒，博學人耶？若有此慮，我實是也，菩薩答言：我本在家，多有僕使，金銀珍寶，庫藏盈溢，當于爾時，見有乞者，終不言無，今在此止，悉不持來，何處當得以相副稱？所以遲疑，思是事耳，婆羅門言：我今衰老，氣力空竭，從遠方來，乞求所須，汝從本來，凡見乞者，曾不發言，我無所有，今日何故發如是言？大仙，若能憐愍，給施二奴，我當還國，若不能者，我必死，爾時王子，即作是念：我今當作何等方便，發遣此人，爾時二子，近在不遠山中，遨戲，復作是念：我今當為一切眾生，作不空因緣，即喚其子，子既至，已菩薩抱之，復作是念：我今二子，生長深宮，身體柔軟，未經寒苦，如何一旦遠離父母，為他僮僕，復作是念：我今何緣計如是事？若不修行，難行苦行，何緣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當行之，願以此行，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捨此所愛二子，不求生天人中，果報，轉輪聖王，帝釋梵四天王，願此功德，悉與眾生，成無上道，爾時菩薩，手執二子，授婆羅門，作如是言：汝婆羅門，我此二子，猶如我命，幼稚無智，未解人語，雖復似人，未有所識，今持相與，以為僕使，恐母來至，可速將去，爾時二子，迴捉父衣，而白父言：父今何緣持我兄弟，與此惡婆羅門？我等從今，永離父母，年既幼小，未有所識，無覆無護，云何能活？我等何故受此苦惱，今墮他手，命必不全，如犯王

法則受刑罰。我等愚小未有所犯。何緣今日乃見是苦。假使實犯。猶望恕放。況無所犯而橫見枉。設父於我愛心已斷。但為人法復不應爾。老小可愍。愚智有之。父今何為特見苦毒。假使為法而見捨者。喪失慈惻。豈是法耶。我雖幼稚。亦曾聞說。婆羅門法。若有擁護妻子。因緣得生梵天。爾時菩薩聞是語。已身心戰動。即自呵責。何緣乃爾。心汝不知耶。從昔已來。流轉生死。一切眾生。何者非怨。何者非子。汝今闇蔽。盲無見耶。何不繫念。思惟分別。汝今直為彼將。二子便如是動耶。若死至時。當云何乎。爾時菩薩呵責心已。即得定住。語婆羅門。汝速將去。是時二子即白父言。且聽小住。須我母至。跪拜問訊。辭去不晚。菩薩答言。汝等但去。吾與汝母當隨。汝後時。婆羅門將其二子。速疾發引。是時二子隨路還顧。迴視父面。悲號啼哭。菩薩爾時更復呵心。汝今不應復更戰動。當觀受形。老死熾然。子去未遠。復立誓願。我今捨子。實是難行。願此因緣。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除諸眾生一切繫縛。時婆羅門發脚未遠。即作是念。甚奇王子世間希有。如言則行。施我二子。所修善法。具足成就。今此二子當於何賣。唯有還至本祖王國。時婆羅門即將二子往詣王宮。是時祖王見其二孫。悲喜交集。問婆羅門。汝於何處得此二兒。婆羅門言。且聽。彼雪山中大王之子。名一切持。以此二子施我為奴。王聞是語。扼腕而言。怪哉。我子愛法太過。乃至不惜所愛兒息。汝今還我。當與汝直。婆羅門言。敬

如王命。即受珍寶。還歸其家。時菩薩妻在空中林中。左目瞋動。心驚不樂。所採雜華。尋即萎枯。器中二果。迸出墮地。二乳驚動。汁自流出。有鳥在前。連聲鳴叫。即作是念。今此瑞應。必定不祥。將非我夫命根斷耶。或是虎狼師子。惡獸食噉我子。復非遨戲墮山死乎。念是事已。便還所止。尋見菩薩。近一石岸。在草敷上。傾身而坐。即作是念。我夫在此。定無他慮。便前白言。二子今者為安隱不。菩薩答言。二子安隱。妻復言曰。我今耳中實聞安隱。但未見之。猶懷憂感。菩薩答言。汝但小坐。自當見之。妻便却坐。復重告言。汝不知我本誓願耶。一切所有。要當施人。汝朝出後。有婆羅門來從我乞。尋以二子而布施之。妻聞是語。其心迷沒。舉身自撲。悶絕躡地。爾時菩薩以水灑之。水灑之後。還得醒悟。身體戰動。坐說偈言。

怪哉為正法 而行於苦行 以子布施時
云何心不亂 君心非剛鐵 亦未永離愛
云何能以子 而用施於人 我子既稚小
端正無及者 面色如蓮華 目如優鉢羅
自食於水果 亦不相煩累 如何無人情
一旦以施他 此路多石沙 荊棘惡刺等
彼人無慈悲 當將至何處 君今不見耶
彼諸驢鹿等 猶來求推覓 況君為其父
不見此山中 一切諸樹木 以失我子故
悉皆而啼哭 一切諸樹木 悉無有心識
猶尚能如是 況復有心者

爾時其地有芭蕉樹。舉身戰動。妻尋語言。汝夫亦以子息。施人無慈愍耶。何故如是。舉身

戰動。爾時其妻念子。悲號東西馳走。不安其所。菩薩復言。甚善甚善。已得入山修行善法。云何令心受如是苦。空喪閑居。修善妙理。怪哉。王女。雖有深智。精進勇猛。而不能解生死過患。父母妻子兄弟怨憎。誰能於中識其根原。見兒過去。或為汝怨。彼若遭苦。汝則歡喜。今為汝子。別便憂惱。設使死亡。強將去者。復可於我起瞋恚耶。汝本不聞諸仙聖言。

若少壯老皆歸於死 猶如果熟自然落地
汝本不觀一切生死 猶如夢中邪見事耶
無常生死將諸眾生 雖有父母誰能救之
譬如師子搏撮諸鹿 彼雖有母亦不能救
是老病死常害眾生 猶如果樹多人所摘
譬如坏器值天降雨 悉皆爛壞無有遺餘
三界眾生亦復如是 遇無常雨無得免者
今營此業。明造彼事。樂着不觀。不覺死至。如是二子。必定當捨。我今為法。而以施人。汝當歡喜。不應愁苦。我雖捨子。子必安樂。是故不應生大苦惱。王子菩薩。說是語已。其妻寂默。更無所陳。爾時釋提桓因。即作是念。怪哉。菩薩無所愛惜。即下化身為婆羅門。至菩薩所。而說偈言。

大仙今當知 名聞徹梵天
能行於大施 愛樂於正法 今我所求索
蓋亦不足言 唯願大正法 滿我之所願
菩薩答言。我今身命。悉為一切無所愛惜。況餘外物。錢財珍寶。假使有者。實不愛也。我本在家。多有庫藏。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悉以給施。諸婆羅門。無所匱惜。但今現在。空無所有。唯身與婦。若必須者。實復不愛。婆羅門言。汝

能爾者便可以妻而見惠施。菩薩答言：嫉妬惜心，久以遠離。汝小聽我為其說法。菩薩報妻：是婆羅門從我乞汝，汝意云何？妻便答言：隨意自在。我今屬君，何得自從？即捉妻手授婆羅門。時婆羅門語菩薩言：今此婦人顏貌端正，身體姝妙，色像第一。道路嶮難，多有寇賊。我今單獨去，必不達。且還相寄，莫復餘施。

菩薩復言：我今賴君破壞牢獄，斷絕繫縛。汝今復欲還我牢獄繫縛我耶？婆羅門言：若見憐愍，必令得者。願還受之。經須臾時，菩薩憐愍，愍故少時還受。竟復何苦？婆羅門言：我若失期不得還者，慎莫更以施與餘人。已是我有，不得任意。說是語已，即便還去。去此不遠，復更化作餘婆羅門，還菩薩所，而作是言：汝勝利益一切眾生。譬如果樹常出甘果，我於遠方久承風味。是故褰裳而來相造，希滿所願。菩薩答言：唯有一妻，先已施人。今唯有身，猶得自在。若須相給，婆羅門言：不須汝身，唯須二目。能相給者，深抱至念。爾時菩薩即作是念：是婆羅門從我乞目，為作何等？復作是念：我何所計？是身猶如塚間死屍，以不堅牢，貿易堅牢，應當歡喜。何所思慮？爾時菩薩捉佞陀羅木而作誓言：我今悉為一切眾生棄捨。二目無所貪惜。我先捨婦，持用施人。願此功德，鍾及眾生，永斷貪欲。施子因緣，令離愛習。今施二目，悉令眾生得清淨法眼。菩薩摩訶薩，作是願已，便以木錐，向目欲挑。時婆羅門尋前捉手，且莫挑出。目今屬我，更莫餘施。菩薩答言：我今一身云何？一日連受二寄。先婆

羅門已寄我婦，汝今寄眼，我當云何而得守護？時婆羅門即復帝釋身，語菩薩言：婦目二物，悉是我有。今相付囑，莫復餘施。爾時帝釋即飛而去。於虛空中，雨四種華，空中聲出，宣告諸天：汝等當知，此人增長菩提道樹，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其事如是。無所不捨，一切眾生若聞是事，應於菩薩悉生歡喜。

菩薩本緣經善吉王品第四

菩薩行施時

定心究竟作

乃至魔波旬

不能得斷絕

我昔曾聞過去有王名曰善吉，為欲成於菩提之道，常行利益修集正法。於諸眾生無刀杖想，面目端正，世中少雙，言常含笑，無有麤獷。供養父母，尊重師長，恭敬沙門，出家道士，自行十善，亦勸人行。常行布施，無有斷絕。若有貧窮困悴之人，身體羸瘦，衣裳不障。菩薩見已，即生憐愍，舉身戰動，猶被毒箭，心竊念言：是諸眾生，慳惜因緣，癡人不識。雖受人形，形相具足，以無福故，常從他乞。皆由先世不肯布施，以慳嫉妬而自覆蔽。現世報熟而受是苦。猶如田夫，愚癡無智，遠至妻家，道路飢渴，既入其舍，復值無人，即盜粳米滿口而噉。未咽之頃，家人即至，是人慚愧，復不得咽，惜不吐棄。家人見已，即問之言：君患何等？乃如是乎？是人聞已，默然無言。爾時妻家眷屬大小，即將良醫而為調之。見其口頰堅如木石，更無餘計，即以刀割。是人二頰既破之後，亦無膿污。但見生米滿其口中。是人以是覆藏盜

事得見現報，猶如女人覆藏懷妊，臨產之日，受大苦惱，發聲大喚。乃令一切悉共知之。人亦如是，覆藏諸罪，報熟之時，苦惱所逼，現露於世。或坐慳惜嫉妬居心而受此苦。我今杜塞一切諸路，不令慳妬而來入心。我今當集一切所施安止眾生於布施中。時善吉王思是事已，常行布施，無有休息。當其施時，心喜無量。當是時也，魔王波旬愁憂不樂，而作是言：怪哉善吉，云何一旦為我怨對，而欲拊虛我之境界？我有大力，能伏諸仙，飲水食果，行諸苦行，善能成辦諸呪術者。我射華箭，乃至一發，令持戒者悉皆破壞。譬如風吹，驅折大樹。我今波旬，雖射三發，恐不能令善吉菩薩身心傾動。何以故？外道諸仙，無有智慧慈悲之心，不求利他，正為自樂。是故被箭，尋即退散。善吉菩薩有大智慧，慈悲心厚，不求自樂，常為一切。我今雖射乃至三發，猶恐不能令其退散。何以故？是人必定為諸眾生求無上道。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及其未成，我於中間，或可留難，令悉破壞。譬如有人始遇患苦，或有醫師少給湯藥，則可令差。亦如小樹初生之時，以爪能斷。及其長大，雖有百斧伐之，猶難。曼此菩薩，未成無上正真之道，當速壞之。時善吉王多行布施，疲極獨處靜坐而息。爾時波旬在上空中，身出光明，遍絕日月。而說是語：善吉大王，善哉善哉。汝今真能推求正法，愛念眾生，猶如慈母愛念其子。善男子，汝欲增長一切善法，而反熾然一切惡法。猶如有人欲食甘露，而食毒藥，欲求安樂。

而反入賊欲安隱身反服非藥欲除斷渴反飲鹹水欲斷姪欲反樂眾女善男子汝不知耶有諸檀越以施因緣皆墮地獄是故我今憐愍汝故種種分別汝當受持從今以往當斷施想生慳惜心爾時波旬即化作地獄滿中罪人以示善吉復作是言如是人等皆由先世好行布施貪求正法是故今日悉墮是中受大苦惱大王當知是中罪人唯以刀斧共相斫截支節段段悉墮在地而命猶存不肯死也熱銅鑠周匝纏身舉身烟出命亦不盡雖以千釘釘霍其身猶張牛皮亦復不死東西馳走常遇熾火冷熱諸風逼切其身或有惡風吹散其體或被椎打令如塵末飢吞鐵丸渴飲洋銅或入刀林攀緣劍樹或在火鑊湯上下糜爛猶如熟豆是諸眾生雖受如是種種苦惱然其命根亦不肯盡大王當知我今從王無所求欲亦復不求供養之具以王修行邪僻之道是故我今為說正道時善吉王見地獄中如是眾生即生悲心而作是念如是眾生流轉生死無有出期已受無量種種苦惱今復於此地獄受苦可愍可傷何時當得斷諸苦惱令無有餘如是眾生先行惡法今受苦報自作自受實非我咎我今定知是諸無量受苦眾生皆由先世身口意業多作不善故令今日墮是罪中定不緣施而受苦也時善吉王以慈悲心向波旬而作是言善哉大士汝真慈悲有憐愍心善說道非道相若使施者受如是苦諸受施者復在何處波旬答言善哉菩薩汝有深智能問

是義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時魔波旬以己神力即時化作諸天色像以天瓔珞寶鬘華香莊嚴其身無量伎樂以為娛樂諸天姝女侍使左右種種諸樹常出甘果華樹瓔珞衣服飲食等樹列羅在前無量眾鳥相和而鳴其聲和雅甚可愛樂處處多有流泉浴池金色蓮華彌布水上無老病死苦痛音聲身處七寶微妙宮殿魔化是已即示菩薩善男子諸受施者悉皆如是受無量上樂是故汝今應捨施心從是以後可得受是微妙果報爾時善吉即作是念如是之言顛倒虛妄無有義理所以者何我未曾見呵梨勒樹能生甘蔗廁糞之中出淨蓮華純真妙金變為鋼鐵信心檀越受地獄苦如是之言多所虧損此言顛倒定是魔語即作是言善哉善哉善能分別如是功德汝則已為攝取於我復語魔言汝今當知如蝗蟲翅所有風力不能吹動須彌山王以汝風力欲令我動亦復如是如先所說言諸施主以施因緣墮於地獄諸受施人生天上者正合我願願我從今獨為施主常墮地獄令諸眾生悉為受者生於天上一身受苦令多受樂豈非菩薩本誓願耶我今定知汝是波旬汝亦不能當與我戰我從昔來常集施心汝今云何卒令我捨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檀波羅蜜乃至天魔不能留難

◎菩薩本緣經月光王品第五

菩薩摩訶薩

行無上道時

為諸眾生故

乃至捨頭目

我昔曾聞是迦尸國過去有王名曰月光修

菩提道為求法利常呵諸欲其王形體端嚴姝好才智過人天下少雙質直不諂所言柔軟至誠無欺遠離瞋恚同心歡樂恭敬沙門諸婆羅門慈仁孝順供養父母隣國諸王承服德敬而重伏之遙指為友名德流布遍於諸方常能利益無量眾生擁護國土所有人民猶如慈母愛其赤子復於後時竊生此念我當云何令諸眾生心歡喜耶即命大臣而作是言卿等今可莊嚴此城懸諸華蓋豎寶幢幡掃灑燒香以華散地無令人民而有憂苦悉以寶瓔珞敬奉王命即出宣告舉城人民卿等各各莊嚴城郭所有里巷極使清淨令如三十三天宮殿時月光王乘一大象出於宮殿即命一臣卿持我聲告諸人民我今莊嚴如此城郭非為貪欲貢高憍慢怖他怨以禦寇敵亦不求作轉輪聖王我今所以莊嚴此城唯欲令諸一切眾生受無量樂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卿等今日宜應於我起父母兄弟想善知識想若入我宮當如己舍所須之物隨意自取我今大施莫自疑難取物之後當行善法供身之餘復當轉施諸人若欲須我身命亦不愛也唯願一切皆受安樂時月光王說是言已宮中所有微妙寶物使人負出隨意布施視諸人民猶如父母兄弟赤子顏色和悅猶如秋月一切人民瞻戴是王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善心視王目如青蓮當于爾時國中人民無有持刀杖者悉皆隨王奉行十善猶如牛王諸牛隨從亦如眾星隨逐

於月。譬如眾商隨商主後，亦如眾兵隨逐主將，譬如蒲桃，其子甘，故生果亦甘，如旃檀樹根華俱香，是月光王令諸人民等行十善，亦復如是。當是時也，其國乃至無有一人瞋嫉，慢貢高剛強，盜人財物，姦犯他妻，兩舌惡口，貪恚邪見，是月光王雖非聖帝，而其人民悉行十善，是時人民雖無草衣果蓏之食，而其體貌與仙無異，皆貪深山空閑之處，以愛王故不能捨離。時王如是行善法已，有諸沙門、婆羅門等稱傳其德，遍滿諸方。爾時有一老婆羅門，捨家愛欲，居在雪山，長髮鬚爪，為梵行相，結草障身，水果禦飢，聞有人言，有月光王者，好施無慳，聞是語已，因往本習，即生惡念，猶如猛火投之膏油，膏油既至，倍復熾然，亦如毒藥投生血中，其力則盛，譬如渴人飲於鹹水，如秋增熱，春多涕唾，是婆羅門住深山中，聞王功德，增益瞋恚，亦復如是。猶師子睡聞麀鹿聲，是婆羅門增長瞋恚，亦復如是。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皆悉愚癡，無有智慧，而為是王之所誑惑，我今當往求索一物，審知是王能捨離不，復作是念，但不有人從乞身命，若有索者，必當退轉，作是念已，即出深山，棄捨淨法，瞋恚增長，口如赤銅，銜唇切齒，揮擢角張，譬如惡龍放電殺穀，如金剛杵摧破大山，如阿修羅王遮捉日月，猶如暴雨漂沒村落，猛盛大火焚燒乾草，是婆羅門亦復如是。持是惡心，往迦尸城，月光王所示現，如是本習惡相，身體戰動，口言謬吃，行不直路，手捲撩，捩眉鬚，迅麗頭髮，刺豎，覆手五指如五龍頭，

心中毒盛，猶如惡蛇，瞋氣焯²鬱，煙炎俱起，詐言大王，我在雪山遙聞王名，歡喜踊躍，無量。我觀諸王無如汝比，而此土地功德難量，復得值遇如是法王，大王今日為利益他，應當自捨所有身命，修正法者，臥悟常安，我今欲請大王一事，王即答言：大婆羅門，不須多語，請勅所作，隨其所須，悉當奉施。若象馬車牛，金銀琉璃衣服珍寶，奴婢使人，悉當給與。婆羅門：汝今當知，是諸眾生三毒所惱，流轉生死，無有脫期，老病死法，常害眾生，唯我一人能獨出離，但為眾生故，久住世耳。隨汝所愛，悉當與之。婆羅門言：王若能爾，先當定心，莫令傾動。王即答言：我從昔來，常立誓願，心難得動，我為眾生發菩提心，尚捨身命，況餘外物。汝今當知，家有錢財，不能施者，當知是人則為守奴，猶如毒樹，雖生華實，無人受用，并深繩短水，無由得，有財不施，亦復如是。若見乞者，面目鬢蹙，當知是人開餓鬼門。婆羅門言：善哉，大王，構之虛言，復何所益。若能爾者，以頭見施，時諸大臣聞是語已，語婆羅門言：怪哉，大賊，從何處來，以此人口宣無義言，即以土石競共打空，復共唱言：如此人者，非婆羅門，何處當有衣草鹿皮長髮節食，宣說如是棘刺之言，身體被服，猶如仙聖，口所發言，劇旃陀羅，身行口言，不相副稱，當知必定非婆羅門，乃是羅刹弊惡鬼神，咄哉惡人。汝今來此，欲乾我等正法，河耶，如金翅鳥欲食法龍，斷法雨乎。汝如惡風吹滅法炬，是大惡象，欲拔法樹，成死惡人，無有道理，口發言時，舌

何不縮，如何大地能載汝形，日光赫炎不焦汝身，云何彼河不漂汝去。時婆羅門語諸大臣：汝等癡人，何故見呵，譬如惡狗吠彼乞者，汝今疑我非婆羅門，從遠求耶，非是博學出家人乎。汝等愚惡，亦不能知諸婆羅門所有威力。汝不知耶，日月虧盈，大海鹹苦，閻窻神，仙吞飲恒河，十二年中斷絕不流，自在天王面上，三目瞿曇仙人，於釋身上化千女根，婆私吒仙，變帝釋身為羗¹羊形，毗仇大仙，食須彌山如食乳糜，如此之事，盡是我等婆羅門力。我今來此，亦不為卿空言綺飾，誰當不能。君王自言能一切施，我今從乞，有何可責。時月光王即語諸臣：卿等今者不應見遮，我今當令此婆羅門所願滿足。汝當觀察，我今治國，無有貪婬瞋恚愚癡，所得果報，今已成就。捨身時到，如蛇脫皮，汝等當知，我今以此不堅之身，易彼堅身，不堅之財，貿易堅財，不堅之命，貿易堅命。如我先時常為汝說大人之法，今正是時，亦常勸汝向於正法，閉塞諸惡，開諸善門。於菩提中種諸善根，薄諸煩惱，漸解家繫。如我所得如是功德，汝亦當得。是故我今放捨身命，汝當歡喜，不應憂苦。若我貪身不能為者，猶當苦言慰喻，令作。況我今日能自開割，而汝反更遮固不聽，譬如有人以草易毳，服毒愈病，我亦如是，捨不堅牢身，得堅牢身。時諸大臣復作是言：王今不應計是事也，所以者何，大王乃是臣等所依，王今此身一切共有，共有之法，何得獨為一婆羅門。

而欲放捨捨此身已財施之事云何能辦若不能辦受苦者眾王身雖一天下共之云何今日獨欲自在譬如多人共一妙寶有人獨用豈得自在王身今者亦復如是爾時大王和顏悅色向諸大臣復作是言汝等先當起慈愍心觀婆羅門然後我當捨頭施之爾時大王告婆羅門汝小遠去聽我慰喻諸臣民已當相發遣時婆羅門即便小却爾時大王告諸臣言汝不知我本日所願常欲利益諸眾生耶我已為汝所作成辦復當滿此婆羅門願此婆羅門曾於往昔與我有怨餘報未畢常以繫心更無餘緣可以償之要當捨頭而令永畢自我受身常行正法今為此人行正法卿等速去喚婆羅門令還本處作如是言汝無巧智不知時宜於大眾中求索我頭何故不於僻靜之處而求索耶我今為汝諫喻諸臣令汝安隱得全性命設不諫者汝之身命何得全濟汝小遠去至彼靜處須我發遣諸大臣已我當就汝斷頭相施時婆羅門聞王語已即便遠去爾時大王遣諸臣已即便至彼語婆羅門言汝今若為我怨所遣索我頭者我亦於汝無讎嫌心若自來索有何因緣汝婆羅門應起慈心設起慈心即當生天怨心如火汝當速滅瞋恚在心不見法義修忍之人除去瞋恚瞋恚汚心形不端正猶如雲霧障蔽淨月出家之人所應不生生瞋恚者不得端正猶如飲酒嗔氣臭穢婆羅門言汝今所說雖為妙善而我羸獷何能信受但施我頭無更餘言我今聞汝所說雖善

聞已倍更增益瞋恚猶如膏油投之猛火時王答言我從生來未曾勸人而為惡事今此身者隨汝自斫是身可惡猶如糞坑實不愛之但憐愍汝墮地獄耳婆羅門言言地獄者為在何處爾時大王即起悲心而作是言怪哉眾生咄哉世間乃無一人修行善法為己利者我雖種種勸諫是人而其本心猶樂行惡譬如蒼蠅在蜜器中有人拔出心猶樂著以樂著故乃至喪命是婆羅門亦復如是時婆羅門持一利刀以瞋恚心欲斬王頭刀誤不頭髮繫之樹上以瞋恚心欲斬王頭刀誤不及斫斷樹枝時婆羅門謂已斫竟即生歡喜以是菩薩及諸天神威德力故乃至不見其王身首爾時樹神語婆羅門言何處當有婆羅門人受畜利刀殺害人命汝手云何不墮於地地何不裂陷汝身耶云何於此清淨人邊生是惡心汝身所以不陷地者賴是菩薩擁護汝故時婆羅門謂得真實斷菩薩頭怨心得解即便還去王亦還宮身安無損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能作如是無所不捨

菩薩本緣經卷下 僧伽斯那撰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字恭明譯

兔品第六

菩薩摩訶薩

若墮於畜生

所行諸善法

外道不能及

如我曾聞菩薩往昔曾為兔身以其先世餘

業因緣雖受兔身善於人語言常至誠無有虛誑智慧成就遠離瞋恚於人天中最高為第一慈悲熏心調和軟善悉能消滅諸魔因緣言行相副真實無諂殺害之心永無復有安住不動如須彌山與無量兔而為上首常為諸兔而說是言汝等不知墮惡道耶是身可患夫惡道者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如是等名為惡道汝等今當至心諦聽墮惡道因緣所謂十惡我於往昔曾聞諸仙分別開示心亦思惟今當為汝略解說之四法根本多諸過患所謂貪欲瞋恚愚癡憍慢因貪欲心行十惡者墮於餓鬼因瞋恚心行十惡者墮於畜生因愚癡心行十惡者墮於地獄因憍慢心行十惡者墮阿修羅因此四法所往之處常受苦惱汝等當觀地獄中有猛火熾然利刀剝常為狗犬之所噉食鐵嘴諸鳥挑啄其目灰河壞身猶如微塵復為諸椎之所打碎利斧刀劍截其手足寒冷惡風吹襲其身二山相拍身處其中汝等當知設我盡壽至百千世解說如是地獄眾生不能得盡如是地獄有種種苦汝今復當聽餓鬼中種種苦所謂飢渴所逼身體乾枯於無量歲初不曾聞漿水之名乃至穢糞求不能得頭髮長利纏繞其身故令身中支節火然遙望見水至則火坑飢渴所逼往趣糞穢復有惡鬼神持刀杖固遮今說此事倍令我心驚畏怖懼阿修羅者雖受五欲與天無別憍慢自高無謙下心遠善知識不信三寶亦復不為善友所護於世間中起顛倒想雖見諸佛心無敬

信於上諸天常生惡心，繫念伺求諸天過失，汝等當知，憍慢之結多諸過咎，無所利益，所以眾生不成道果，無不由此憍慢熾盛，自是非彼譏刺呵責，世間眾生以憍慢故增長邪見，邪見因緣誹謗三寶，謗三寶故受阿修羅，阿修羅中所受眾苦，若為故欲盡說不可得盡，以愚癡因緣墮畜生中，多受眾苦，受種種形食種種食，種種語言行住不同，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水陸空行牛羊駝驢猪豚雞狗飛鳥走獸，如是等輩常為愚癡之所覆蔽，常處幽冥，無有智慧，各各相於起殺害想，互相怖畏，猶如怨賊，常為獵師屠膾所殺，復為師子虎狼豺犬無量惡獸之所齧食，常墮坑坎，罾索羅網，生則負重，死則剝剝，駕犁挽車，鐵鉤鉤斲，羈絆拘執，常苦飢渴，口乾舌燥，雖有所須，口不能宣，稚小孤迸，遠離父母，水草無量，常不充足，畜生惡報，世間現見，是故我今略為汝等而解說之，如我先業惡，因緣故受是兔身，唯食水草，恒多怖畏，是故汝等應修善法，善法因緣，生天人中，雖人道中有諸苦惱，劇於諸天，猶當發願，願生人中，譬如官法為犯罪者，造作土窖，凡有三重，重罪之人，置在最下，中罪之人，置之中間，罪極輕者，置於上，重行惡業者，亦復如是，極重惡者，墮于地獄，中品惡者，受畜生身，最下品者，生餓鬼中，遠離如是三品惡，已得生人中，生人中已行善，不善行，上善者，入於涅槃，如己舍宅，是時兔王常為諸兔宣說如是善妙之言，爾時有一婆羅門種，厭世出家，修學仙法，不惱眾生，離欲

去愛，和顏而言，身無麤穢，飲水食果，及諸根藥，少欲知足，修寂靜行，長養髮爪，為梵行相，是時仙人忽於一時，遙聞兔王為兔說法，聞已，心悔而作是言：我今雖得生於人中，愚癡無智，不如是兔生在兔中，曉了善法，譬如日光障蔽月光，我亦如是，雖生人中，為彼畜生之所障蔽，彼雖畜生，或是正法之將，或是梵王大自在天，我今聞彼所說之法，心調柔和，譬如人熱入清冷水，怪哉！師子多行惡業，受是獸身，云何復當殺如是兔？如是兔者，乃是純善形，雖如是，乃能修行仙聖之法，雖生畜生，而能宣說善惡之相，我從本來無可諮稟尊敬之處，今得遇之，甚善無量，是時仙人即起，合掌往至兔所，至兔所已，却坐一面，合掌向兔而作是言：汝是正法之身，將不受兔身，所有必定純善之法，唯願為我具足說之，我所修學，長養鬚髮，草衣食果，今實厭之，譬如鑽冰求酥，是實難得，我亦如是，終身長髮草衣食果，雖修苦行正法，難得，我今雖得生於人中，受人形體，遠善知識，修行惡法，如七葉華，正可遠瞻，不中親近，我亦如是，修行惡法，有智之人，視之遠去，終不親近，汝真梵王，假受兔身，兔時答言：大婆羅門，若我所言，悅可汝心，甚不愛也，所以者何？我久已離慳吝之結，往昔發心，便當涅槃，但為眾生故，久住生死，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歡喜，汝是大士，能為眾生久處是中，即便隨逐，經歷多年，飲水噉果，與兔無別，是時世人多行惡法，以是因緣，今天炎旱，草木華果枯乾不出，海池井泉

諸水焦涸，其地所有林木蓬茹蒿草，土地人民收拾去盡，時婆羅門飢窮困苦，和顏向兔而作是言：我今欲去，願不見責，兔聞是已，即生念言：今此大仙不樂此處，故欲相捨，即前問言：此處何過，有何相犯？大仙當觀身，服如是芻草之衣，令心愁惱，非所宜也，如婆羅門入婬女舍，甚非家法也，婆羅門言：汝之所說，實入我心，是處清淨，實無過患，諸兔自修亦不相犯，但我薄祐，困乏飲食，是故俛仰，欲相捨去，汝今當觀一切眾生，無不因食以活此身，汝之所說善妙法要，今雖遠離，要當終身佩之心，府不令忘失，汝復當知，我心無慈，為穢食故，而相捨離，時兔答言：汝所為者，蓋是小事，云何乃欲相捨離去？婆羅門言：我空飲水已經多日，恐命不全，是故置宜，欲相捨離，兔聞是已，念言：善哉，是婆羅門乃能為法，飲水多日，即便說言：汝若去者，我則更無如是福田，唯願仁者，明受我請，雖知菩薩於福田中心無分別，然施極苦，飢渴眾生，其福最大，雖知二目是常所護，然當先救苦痛之處，汝今是我親善知識，是我所尊，有大功德，是故我今欲設微供，汝今當知，人有四種，施亦有四，所謂下者，下中下者，智者，智中智者，云何下者？施時發心，求於諸有，下中下者，以畏怖故，行於布施，智者，有恭敬心，而行布施，智中智者，有大悲心，而行布施，我今於是，是四施之中，趣行一施，唯願明旦，必受我請，時婆羅門即作是念：此兔今日為何所見，見死鹿耶？或死兔乎？心即歡喜，然火誦呪，是兔其夜多集

乾薪告諸兔言。汝等當知。是婆羅門。今欲捨我。遠去他家。我甚愁惱。身體戰慄。世法如是。無常別離。虛誑不實。猶如幻化。合會有離。猶如秋雨。有為之法。有如是等。無量過患。諸行如夢。熱時之炎。眾生生命。盡無可還者。汝等今者。知世法如是。而不能離。是故汝等。要當精勤。壞三有乎。爾時兔王。竟夜不眠。為諸兔眾說法。如是。夜既終已。清旦地了。於薪聚邊。即便吹火。火然之後。語婆羅門言。我昨請汝。欲設微供。今已具辦。願必食之。何以故。智人集財。欲以布施。受者憐愍。要必受用。若有凡人。多畜財寶。以施於人。此不為難。我今貧窮。施乃為難。唯願哀矜。必定受之。我今深心清淨。啟請。唯願仁者。必受不疑。說是語已。復自慰喻。我今為他受安樂故。自捨己身。無所貪惜。大如毫釐。如是福報。願諸眾生。證無上智。自慰喻已。投身火坑。時婆羅門。見是事已。心驚毛豎。即於火上。而挽出之。無常之命。即便斷滅。諦觀心悶。抱置膝上。對之嗚喙。並作是言。愛法之士。慈愍大仙。調御船師。為利眾生。捨身壽命。今何所至。我今敬禮。為歸依主。我處此山。長髮重擔。雖經多年。無所利益。我願從今。常相頂戴。願汝功德。具足成就。令我來世。常為弟子。說是語已。還持兔身。置之於地。頭面作禮。復還抱捉。猶如赤子。即共死兔。俱投火坑。爾時釋天。知是事已。大設供養。收骨起塔。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尸波羅蜜。不誑於世。

◎菩薩本緣經鹿品第七

菩薩摩訶薩

行大波羅蜜

乃至上怨中 終不生惡心

我昔曾聞。菩薩往世。墮在畜生。而為鹿身。兩脇金色。脊似琉璃。餘身雜廁。種別難名。蹄如車渠。角如金精。其身莊嚴。如七寶藏。常行利益。一切眾生。所有善法。具足成就。身色光炎。如日初出。諸天敬重。為立名字。號金色鹿。為無量鹿。而作將導。而是鹿王。多行慈悲。精進智慧。具足無減。有大勇猛。善知人語。為調眾生。示受鹿身。爾時鹿王。遊於雪山。其山多有叢林。華果流泉。浴池。若諸禽獸。共相憎惡。生賊害心。以是菩薩。威德力故。悉滅無餘。在空寂處。常教諸鹿。遠離諸惡。修行善法。告諸鹿言。汝等當聽。諸行之中。當觀小惡。猶如毒食。如是小惡。不當受之。當觀小善。為親友想。常應親近。精勤受持。汝等諸鹿。以身口意。行諸惡故。墮畜生中。不能修行。所有善法。愚癡覆故。受是畜身。經無量世。難得解脫。生死之中。欲受樂者。要因正法。而為根本。夫正法者。能護眾生。不墮惡趣。為度煩惱。苦海之人。而作橋梁。如人處嶮。要因机杖。亦如執炬。覩見諸器。行正法者。亦復如是。夫正法者。最可親近。不可破壞。能示眾生。無上大道。是能為受樂者。聞是法已。能令喜心。心心不斷。行是法者。心無所畏。是法能除一切諸惡。譬如良藥。療治眾病。以是因緣。常應憶念。不令忘失。若忘失者。此生空過。一切世間。皆悉虛誑。唯有布施。忍辱。慚愧。智慧之法。乃是真實。若能修行如是等法。是則名為具足正法。為諸鳥獸。常說是法。令諸聽者。心離婬欲。當是時也。猶如

賢聖。遠離諸惡。不加侵害。復於後時。與諸群鹿。遊止一河。其水廣大。深無涯底。暴漲急疾。多所漂沒。壞諸山岸。吹拔大樹。一切鳥獸。無敢近者。時有一人。為水所漂。恐怖惶惶。莫知所至。身力轉微。餘命無幾。舉聲大喚。天神地祇。誰有慈悲。能見救濟。苦哉。我今與室家別。今日困悴。誰可歸依。我昔曾聞。世有一鹿。修學仙法。有大慈悲。唯是當能深見。濟拔。是時鹿王。在群鹿前。聞如是聲。即便驚視。誰受苦厄。發如是言。我聞是已。其心苦惱。如彼受苦。等無差別。尋告諸鹿。汝當隨意。各自散去。吾欲觀覓。平整之處。自恣飲水。以充渴乏。諸鹿聞已。尋即四散。鹿王即便尋聲求之。見有一人為水所漂。復為木石之所櫟觸。多受苦惱。鹿王見已。即作是念。水急駛疾。假使大魚。亦不能度。我今身小。力亦微末。竟知當能度。是人。寧令我身。與彼俱死。實不忍見。彼獨受苦。復作是念。若使是人在於陸地。為象所困。可得為作。方便救護。今在此水。漂疾急速。我當云何。而得救拔。我設入水。不能濟者。一切聞知。當見嗤笑。自知不能。何故入水。我今雖有慈悲之心。身力微末。恐不能辦。我今要當倍加精進。以不休息。而往救之。即作是言。汝今不應生怖畏心。我今入水。猶如草木。假使身滅。要當相救。是時鹿王。躡身投河。至彼人所。即命溺人。令坐其背。溺人即坐安隱。無慮。猶如有人。安坐榻席。其河多有木石之屬。互相櫟觸。身痛無賴。是時鹿王。擔負溺人。至死不放。劣乃得出。至于彼岸。溺人爾時。即得救拔。安

隱出已即語鹿王。我之父母所長養身為已滅沒。今之身命實是汝有。汝雖鹿王。身命相屬。所可勅使。唯垂告語。爾時鹿王告其人言。汝今且聽。我於汝所不求功果。亦無有心生貢高想。我今不惜如是身命。但欲為他而作利益。汝今當知。我受獸身。常處林野。自在隨意。求覓水草。雖不侵犯居民邑落。然我罪多。諸怨憎。兼復怖畏。師子虎狼諸惡。走獸射獵之徒。無所歸依。無守護者。我雖鹿身。雜色微妙。一切世間。悉無見者。以相救濟。唯汝見之。昔我立誓。若見苦厄。要令度脫。人雖有力。見苦不救。當知是人為無果報。如不種子。不收果實。若念我者。當善攝口。知恩念恩。賢聖所讚。不知恩者。現世惡名。流布於外。復為智者之所呵責。將來之世。多受惡報。知恩之人。二世安隱。非施因緣。而得自在。不修多聞。具大智慧。雖無水浴清淨。無垢離諸香熏。得無上香。離諸瓔珞。得真莊嚴。遠離所依。而得自護。雖無刀杖。人無侵者。汝當知之。知恩之人。所得功德。說不可盡。不知恩者。所得過患。亦復無量。是故汝今。應善護口。爾時溺人。聞是語已。悲喜交集。涕淚橫流。即禮鹿足。而作是言。汝常說法。示諸眾生。涅槃正道。汝如良醫。除斷眾生心熱病苦。汝是世間第一慈父。是尊是導。實貪隨侍。朝夕稟受。不欲遠離。經一念頃。必當為惡。無所堪任。我今設去。雖有形體。當相遠離。而心未敢生捨離想也。說是語已。尋便即路。鹿王望之。遠不見。已即還本處。眾鹿之中。是時溺人。既還家。已忘恩背義。破

滅法炬。自然其心。破伐法樹。乃殖毒林。心為惡器。盛眾怨毒。為現世利。即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臣近入山。見有一鹿。身色微妙。如七寶貫。在眾鹿中。而為上首。猶如滿月。處眾星中。其皮雜色。任覆御乘。臣知此鹿。遊住之處。時王聞已。心驚喜曰。卿示吾處。吾自往取。溺人白王。敬奉所勅。王即嚴駕。令在前導。千乘萬騎。隨後而往。是時鹿王。在眾鹿中。疲極而眠。爾時虛空。多有眾鳥。見王軍馬。各相謂言。是王必為金色鹿來。時有一鳥。即至鹿所。啄鹿王耳。鹿王驚悟。心即念言。此鳥何緣來見覺之。從昔已來。眾鳥等類。願復圍遶。無敢近者。今日何故。觸犯我身。鹿即起立。遙望王軍。四方雲集。已來近至。復作是念。如是眾鳥。實無過咎。譬如有人。所尊陷墜。以手牽拽。豈是過耶。復作是念。是諸眾生。無慈悲心。世間所有。師子虎狼。常是我怨。聞我說法。怨心即息。是人無理。得生人中。忘恩背義。反於我所。而生毒害。如妙香華。置之死屍。即時可惡。人不喜見。是人亦爾。為得現世。少許樂分。捨離將來。無量樂報。爾時鹿王。即向諸鹿。而作是言。汝等莫愁。王今所以。來至此者。正為我身。不為汝也。我今雖能。逃避遠去。亦能壞碎。彼之軍眾。要當畢命。自往王所。若我如是。汝等便當。東西波迸。乃至喪命。是故我今。為汝等。故當往王所。但隨我後。莫生恐怖。當令汝等。安隱無患。汝等當知。我若發心。欲入涅槃。即能得之。所以不取。正為汝等。我至王所。設使喪命。但令汝等。安隱全濟。吾無所恨。作是語

已。即至王所。溺人見已。尋示王言。所言鹿王。此即是也。作是言已。兩手落地。時王見已。即便下馬。心驚毛豎。而作是言。汝手云何。斷落。如是。即捨刀杖。獨往鹿所。鹿見王時。心中愁惱。王作是念。彼雖獸身。非實鹿也。即是正法。勇出之王。爾時鹿王。即白王言。大王何緣。放捨刀杖。身體流汗。狀似恐怖。若使於我。生恐怖者。我是修慈。終不相害。如月生火。無有是處。時王聞已。心得安隱。即向鹿王。而作是言。是人何緣。兩手落地。然如向言。能施我等。無所怖畏。云何是人。直示汝身。得如是報。汝向自言。能施眾生。無所畏怖。云何乃令是人。如是。若言不施。一切世間。即當火然。是時鹿王。復白王言。譬如有人。犯官重罪。觸惱無諍。清淨比丘。如是之人。得大重罪。不知恩者。亦復如是。得大重罪。王今當知。是人自作。自受其報。非我因緣。王即問言。唯願廣說。我樂聞之。鹿王答曰。願王問彼。不須我說。王即問人。卿今何故。二手落地。是時溺人。即為其王。廣說本緣。王既聞已。卿作是事。已云何。當得不受報也。若有困厄。依怙他人。乃至一念。尚應報恩。況復多時。受斯重恩。而不能報。反生賊害。豈當不受。如是報也。如人熱時。止息涼樹。是人乃至不應。侵損是樹一葉。受恩不忘。亦復如是。爾時國王。復向鹿王。長跪叉手。而作是言。我從今日。常相歸依。鹿王答曰。審能爾者。敬受來意。王復言曰。汝今受我願求。何等。鹿王答曰。若能於我。生尊相者。今當諦聽。我是獸身。唯賴水草。以自存活。餘無所求。大王當知。

是人昔為水所漂，因無救護者，餘命無幾，我於爾時猶能救之。王今若有慈悲之心，當視是人如赤子想，若視是人即視於我，是人愚癡無知可愍，命終之後必墮地獄，經無量歲，備受眾苦，是故應當於是人所生慈愍心。大王，譬如有人多諸子息，愛無偏黨，然於病者心則偏重，菩薩亦爾，於惡眾生偏生悲愛，以是眾生懷惡法故，是故菩薩為諸眾生發菩提心。爾時大王復更斂容而作是言：汝今真是調御大師，護持正法救濟危厄歸依之處，能除眾生一切畏者，是諸眾生多行惡法，身應陷地，所以不沒，諒由大士護持故也。從今以往，施諸鹿群無所畏樂，我今終身願為弟子。若汝來世成無上道，願先濟度，於是國王說是語已，即告群臣：舉國人民自今為始，不得遊獵殺害為業。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雖受獸身，於諸怨憎乃至不生一念惡心。

菩薩本緣經龍品第八

菩薩摩訶薩

處瞋猶持戒

況生於人中

而當不堅持

如我曾聞，菩薩往昔以恚因緣墮於龍中，受三毒身，所謂氣毒、見毒、觸毒，其身雜色如七寶聚，光明自照不假日月，才貌長大氣如韞風，其目朗朗如雙日出，常為無量諸龍所遶，自化其身而為人像，與諸龍女共相娛樂，住毘陀山幽邃之處，多諸林木華果茂盛，甚可愛樂，有諸池水八味具足，常在其中遊止受樂，經歷無量百千萬歲，時金翅鳥為飲食故，乘空束身飛來欲取，當其來時，諸山碎壞，泉池枯

涸，爾時諸龍及諸龍女見聞是事，心大恐怖，所服瓔珞華香服飾，尋悉解落，裂在其地，諸龍夫人恐怖墮淚而作是言：今此大怨已來逼身，其紫金剛多所破壞，當如之何？龍便答曰：卿依我後，時諸婦女尋即相與來依附龍，龍復念言：今此婦女各生恐怖，我若不能作擁護者，何用如是殊大之身？我今此身為諸龍王，若不能護，何用王為？行正法者悉捨身命，以擁護他，是金翅鳥之王有大威德，其力難堪，除我一身餘無能禦，我今要當捨其身命，以救諸龍。爾時龍王語金翅鳥：汝金翅鳥小，復留神聽我所說，汝於我所常生怨害，然我於汝都無惡心，我以宿業受是全身，稟得三毒，雖有是力未曾於他而生惡心，我今自忖審其氣力，足能與汝共相抗禦，亦能遠炎大火，投乾草木，五穀臨熟，遇天惡雹，或變大身遮蔽日月，或變小身入藕絲孔，亦壞大地，作於江海，亦震山嶽，能令動搖，亦能避走遠去，令汝不見，我今所以不委去者，多有諸龍來依附我，所以不與汝戰諍者，由我於汝不生惡心，故金翅鳥言：我與汝怨何故於我不生惡心？龍王答言：我雖獸身善解業報，審知少惡報，逐不置，猶如形影不相捨離，我今與汝所以俱生如是惡家，悉由先世集惡業故，我今常於汝所生慈愍心，汝應深思如來所說，非以怨心，能息怨憎，唯以忍辱，然後乃滅。譬如大火投之乾薪，其炎轉更倍常增多，以瞋報瞋亦復如是，時金翅鳥聞是語已，怨心即息，復向龍王說如是言：我今於汝常生怨

心，然汝於我乃生慈心，龍王答言：我先與汝俱受佛語，我常憶持抱在心懷，而汝忘失了不憶念，金翅鳥言：唯願仁者為我和上，善為我說無上之法，我從今始惠施一切諸龍無畏，說是語已，即捨龍宮還本住處，爾時龍王遣金翅鳥還本處已，慰喻諸龍及諸婦女：汝見金翅生怖畏不，其餘眾生覩見汝時，亦復如是生大怖畏，如汝諸龍愛惜身命，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當觀自身以喻彼身，是故應生大慈之心，以我修集慈心因緣故，令怨憎還其本處，流轉生死所可恃怙無過慈心，夫慈心者除重煩惱之妙藥也，慈是無量生死飢餓之妙食也，我等往昔以失慈心，故今來墮此畜生之中，若以修慈為門戶者，一切煩惱不能得入，生天人中及正解脫，慈為良乘，更無過者，諸龍婦女聞是語已，遠離毒修集慈心，爾時龍王自見同輩悉修慈心，歡喜自慶，善哉！我今所作已辦，我雖業因生畜生中，而得修行大士之業，爾時龍王復向諸龍而作是言：已為汝等作善事，竟為已示汝正真之道，復為汝等然正法炬，閉諸惡道，開人天路，汝已除棄無量惡毒，以上甘露補置其處，欲請一事，汝等當知，於十二月前十五日，閻浮提人以八戒水洗浴其身，心作清淨，為人天道而作資糧，遠離憍慢，貢高貪欲，瞋恚愚癡，我亦如是，欲效彼人受八戒齋法，汝當知之，若能受持如是八戒，雖無妙服而能得洗浴，雖無墻壁能遮怨賊，雖無父母而有貴姓，離諸瓔珞身自莊嚴，雖無珍寶巨富無量，雖

無車馬亦名大乘，不依橋津而度惡道，受八戒者功德如是。汝今當知，吾於處處常受持之。諸龍各言：云何名為八戒齋法？龍王答言：八戒齋者，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不飲酒，六者不坐臥高廣床上，七者不著香華瓔珞以香塗身，八者不作倡伎樂不往觀聽。如是八事莊嚴，不過中食，是則名為八戒齋法。諸龍問言：我等若當離王少時，命不得存，今欲增長，無上正法熾然法燈，請奉所勅佛法之益，無處不可，何故不於此中受持，亦曾聞有在家之人得修善法，若在家中行善法者，亦得增長，何必要當求於靜處？龍王答言：欲處諸欲心無暫停，見諸妙色則發過去愛欲之心，譬如濕地雨易成泥，見諸妙色發過去欲心亦復如是。若住深山則不見色，若不見色則欲心不發。諸龍問言：若處深山則得增長，是正法者，當隨意行。爾時龍王即將諸龍至寂靜處，遠離婬欲瞋恚之心，於諸眾生增修大慈，具足忍辱，以自莊嚴，開菩提道，自受八戒清淨持齋。經歷多日斷食，身羸甚大，飢渴疲極，極眠睡。龍王修行如是八戒，具足忍辱，於諸眾生心無害想，時有惡人至龍住處，龍眠睡中聞有行聲，即便驚寤，時諸惡人見已心驚喜，相謂曰：是何寶聚從地湧出，龍見諸人心即生念：我為修德來至此間，而此山間復有惡逆破修德者。若令彼人見我真形，則當怖死，怖死之後，我則毀壞修行正法。我於往昔以瞋因緣，受是龍身三毒具足，氣見觸毒，如是諸人今來至此

必貪我身，斷絕壽命。時諸惡人復相謂曰：我等入山經歷多年求覓財利，未曾得見如是龍身，文彩莊嚴，悅可人目，剝取其皮以獻我王者，可得重賞。時諸惡人尋以利刀剝取其皮，龍王爾時心常利樂，一切世間，即於是人生慈愍想，以行慈故，三毒即滅，復自勸喻慰沃其心。汝今不應念惜此身，汝雖復欲多年擁護，而對至時不可得免。如是諸人今為我身貪其賞貨，當墮地獄。我寧自死終不令彼現身受苦。諸人尋前執刀剝龍，復思惟：若人無罪有人支解，默受不報，不生怨結。當知是人為大正士。若於父母兄弟妻子生默忍者，此不足貴。若於怨中生默受心，此乃為貴。是故我今為眾生故，應當默然而忍受之。若我於彼生忍受者，乃為真伴。我之知識，是故我今應於是人生父母想。我於往昔雖無量世故捨身命，初未曾得為一眾生。彼人若念剝此皮已，當得無量珍寶重貨。願我來世常與是人無量法財。爾時龍王既被剝已，遍體血出，苦痛難忍，舉身戰動，不能自持。爾時多有無量小蟲聞其血香，悉來集聚，咬食其肉。龍王復念：今此小蟲食我身者，願於來世當與法食。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乃至剝皮食肉都不生怨，況復餘處也。

菩薩本緣經卷下

生經卷第一

No. 164

西晉三藏法師法護譯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殊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憤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啟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皆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蠲色欲念，除癡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限。唯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慾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慾，休息眾想，閑居講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鍤杻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為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為說愛慾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為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爾乎？佛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慾，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慾，無能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慾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宮嫒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爭，與婬蕩女離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鬪諍，各各鬪諍不

肯共和。適鬪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聞之。悲諸臣吏求諸姪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婦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伎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益用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興五神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晉曰：無樂。見方迹王為愛慾惑。不能自解。為興慈哀。欲為蠲除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床。則便就坐。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慾。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頓首實然。宮中姪女共爭尊卑。上下之敘。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感。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慾之難。離慾之德。世人求欲不知厭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厭無足。以偈頌曰。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厭。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仙人者則我身是。爾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姪蕩家舍。於時姪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入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食。於時女人即為施設餽饌。眾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姪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姪蕩女顏色妙好。姪意為動。志在放逸。著姪蕩女口出軟柔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懈。分衛比丘親其好色。聽聞音聲。姪意為亂。迷惑憤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姪意為動。又世尊曰。雖親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姪意則亂。為姪女人而說頌曰。

當持飲食來 香華好衣服
若干種供養 爾乃與仁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女頌曰。吾無有財業。觀我行舉動。以乞食而立。所得者相與。於是姪女以偈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 何為立志求難致
如卿所作無羞慚 馳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追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啟白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鼈。姪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姪女願不從心。逆見折辱。慚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鼈所居遊。其江水邊樹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鼈從江水出。遙見樹木有此獼猴。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日日如是。觀之不懈。則起姪意。心為迷惑。污染穢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 遊叢樹間戲枝格
吾今欲問毛滑澤 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鼈本末 為國王子有聰明
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心懷恩愛思想念
以是之故而相問 當以何法而得會

獼猴以偈報頌曰 不應當與君共合會
假使欲得與我俱 在叢樹間相供養

悉皆歸于海 不以為滿足 所愛不厭爾
假使得為梵 致尊豪難及 所欲復超彼
不以為厭足 假使閻浮提 樹木諸草葉
燒之不以厭 欲不足如是 設八輩男子
端正顏貌姝 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設為言增惡 毀欲於丈夫 不以輕為輕
未厭為用厭 大王當知此 設習愛欲事
恩愛轉增長 譬如飲鹹水 於時彼仙人
為王方迹講 為說辛苦偈 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喪己 一切諸眾流
所有有危險 云何自喪己 一切諸眾流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

於是驚復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軟甘美勝果蔬

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為汝致眾椽果

爾時彌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 何為求我不可致

如今觀我無羞慚 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爾時彌猴今姪蕩女人是驚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覩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為此趣有來人輒為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為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髮爾時之世有兇惡人博掩之子遙聞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衣被鉢器好求眷屬趣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無以自活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肅稽首為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知者為慾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煩惱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答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慾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為沙門

沙門者多獲眾利子便降意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答曰唯諾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成就戒雖作沙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具馳走藏竄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為所湊權時不現但遙聞之彼博掩子落度兇暴佯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眾人答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今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默聲內惱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畏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刈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姪蕩家與姪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彈盡其財物被姪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姪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姪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爾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鬱單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時鬱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勢富無量佯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為賈客眾人之導從某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

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點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寤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軟無有麤獷工談美辭眾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跡無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覩瑕短普勸助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特戒定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妖姪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徧行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徧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姪女俱飲食此博掩子非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以好華 不可色信人 及柔軟美辭 觀察舉動行 外現如佳善 明者當遠慮 共止當察試 乃知志性惡 博掩子揚聲 吾時不棄捨 譬如雜毒食 云何無反復 亦復薄恩情 智者不與俱 雖救令當捨 我時適見之 信故見欺侵 非賢現賢貌 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爾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眾比丘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誼之慧大獲衣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眾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無念無想其心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啟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無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愚駭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眾供養前世亦爾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愚冥無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唯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罣礙而為說經或為衣食世俗諸饌為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遙見乘騎時諸仙人

往啟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仙人問之菩薩即時呵譴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離聖賢住不應典籍其聽受者亦應宜不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 計之兩墮落 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 於世俗難值 神仙講道誼
以俗衣食供 無知歎說此 服食粳米飯
上美味全供 以依聖賢誼 欲論解典籍
遊志在閑居 飯食採果糧 是吾所歡樂
神仙歎此法 道德寂所歌 法利為梵志
威儀自調伏 無得樂非法 知節而少求
捨家行分衛 寧以此業活 無得違經典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上者今比丘眾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眾比丘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一尊長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諸難憂感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為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麤衣食即惡食意中悵悵父母窮乏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燒有所求索所作慳貪悵悵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

所齎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至誠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世尊告比丘且聽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萬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啟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曰某財富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華芟諸藥及胡椒樹華芟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止頓其中假使春月藥果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此果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唯叫喚呼眾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叫呼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駭之子為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華芟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叫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 諸藥樹成熟 叫喚是我所 聞彼叫喚聲 餘鳥皆集會 眾人取藥去 我所鳥懊惱 如是假使人 積聚無量寶 既不念飲食 不施如斯鳥 縣官及盜賊 怨家水火子 奪之或燒沒 如我所藥果 不能好飲食 床臥具亦爾 香花諸供養 所有皆如是 既致得人身 來歸於種類 命盡皆捨去 無一隨其身 是故當殖德 顧念于後世

人所作功德 後世且待人 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 吾前為放逸 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 欲知爾時我所鳥者 則今此尊
長者是 是故比丘 當修學此 不當慳惜 除垢濁
心常修清淨 是諸佛教 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
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佛告諸比丘 乃
往過去無數世時 有大叢樹 大叢樹間有野
貓遊居在產 經日不食 飢餓欲極 見樹王上
有一野雞端正 姝好 既行慈心 愍哀一切 蚊行
喘息 人物之類 於時野貓心懷毒害 欲危雞
命 徐徐來前在於樹下 以柔軟辭而說頌曰

意寂相異殊

食魚若好服

從樹來下地

當為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兩足

不宜為夫妻

野貓以偈報曰

吾多所遊行

不欲得餘人

唯意樂在仁

顏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當共相娛樂

如雞遊在外

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

是誰何求耶

明者所不歎

野貓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

在中貧為劇

富者如雨寶

大寶財無量

以親近家室

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

息意自從卿

青眼如惡瘡 如是見鑱繫 如閉在牢獄
青眼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會當用何致
愁憂當思想 吾身不臭穢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捨我 遠遊在別處 汝欲遠牽挽

野雞以偈答曰

凶弊如蛇虺

揆彼皮柔軟

爾乃得申敘

野貓以偈答曰

吾欲有所誼

并當語親里

及啟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答曰

顏正心性好

慎禁戒如法

護意不欲違

野貓以偈頌曰

於是以棘杖

在家順正教

家中有尊長

以法戒為益

楊柳樹在外

皆以時茂盛

眾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奉事諸梵志

吉祥多生子

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貓以偈答曰

暴露修清淨

禮事諸天眾

吾為得此智

野雞以偈答曰

卿欲有所滅

為賊欲噉雞

木與果各別

美辭佯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噉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蟲

終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喚言貓時

吾衣毛則豎

輒避自欲藏

世世欲離卿

何意今相振

於是貓復以偈答曰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儀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居業
未曾有我比 我常好洗沐 今著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爾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為其梳頭髮 及當調謔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愛
令怨家梳頭 其與爾相親 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 欲知爾時野貓今梅遮比丘是
也 時雞者我身是也 昔者相遇今亦如是 佛
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
比丘眾俱 爾時調達心念毒害 誹謗如來自
謂有道 眾人呵之 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
曉喻 勿得懷害 向於如來 莫謗世尊 佛為一
切三界之尊 有三達智 無所罣礙 天上天下
莫不歸命 云何誹謗得罪無量 卿欲毀佛 由
如舉手欲擲日月 如以一塵欲超須彌 如持
一毛度於虛空 調達聞之 其心不改 時諸比
丘具以啟佛 調達有何重嫌 懷結乃爾 佛告
諸比丘 調達不但今世 世世如是 乃往久遠
無數劫時 有一梵志 財富無數 有一好女 端
正殊妙 色像第一 諸梵志法 其勢姓者 假使
處女與明經者 於時梵志 請諸同學 五百之
眾 供養三月 察其所知 時五百人中 有一人
最上智慧 學於三經 博達五典 章句次第 不
失經義 問者發遣 無所疑難 最處上座 又年
朽耄 面色醜陋 不似類人 兩眼復青 父母愁
憂 女亦懷惱 云何當為此 人作婦 何異怨鬼
當奈之何 於時遠方 有一梵志 年既幼少 顏

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災變吉凶。皆預能觀。能知六博。妖異蟲道。懷妊男女。產乳難易。愍傷十方。娟飛蠕動。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聞彼勢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眾。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往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乏。無辭以對。五百之眾。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坐。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婿。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為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為與卿。三月畢。竟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獨懷害。佛告諸比丘。爾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吾為蒙度。以為橋梁。時佛遙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厭。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

落。自致得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懈怠。愍傷眾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彌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愍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搥鼓搖鈴。誰欲入海。探求珍寶。眾人大會。臨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二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振山。故作此令。得無怨。適更令已。眾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鬼神。晝夜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翻船。奪如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隱渡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祝願海神。珠繫在頸。時海龍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眾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勅邊侍人。捉持器來。吾變海水。至於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變水。以精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

非世有。若今變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齎還。國中觀寶。求願使雨。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爾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即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群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眾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妓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眾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魁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眾。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世。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虛空無形。不可污染。佛心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毀如來。於是世尊。見眾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小鼠。齧繫魁繩。魁即墮地。眾會觀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誹謗大聖乎。即勅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